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補逸卷十六

監察御史姚之駟撰

謝沈後漢書序

山陰謝沈有孝行博學多識明練經史何充庾冰並稱有史才遷著作郎撰司馬書三十餘卷又及毛詩漢書外傳詩賦文論皆行于司典午詩云沈曾著後漢書百卷余靖以爲百二十有二卷又云官祠部郎未知孰是今茲所存厘豹之一班孔鸞之一羽耳然觀其述禮儀祭祀諸志原原本本似不欲攘人美以

爲己有者亦良史才也史稱其學在虞預之右信然
沈字行思中興書作靜思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補逸卷十六目次

監察御史姚之駟撰

謝沈後漢書第六

鄭敬隱居

胡廣定漢制

蔡邕撰志

閔貢

皇后配享

大水

蝗

雍鄉

牛蘭山

參繖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補逸卷十六

監察御史姚之駟撰

謝沈後漢書第六

鄭敬隱居

敬閒居不修人倫新遷都尉逼爲功曹廳事前樹時
有清汁以爲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青木
汁耳辭病去隱處精學蛾陂中陰就虞廷竝辟不行
同郡鄧敬因折芟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譚彌
日蓬萊華門琴書自娛光武公車徵不行

案范書敬字次都與邳憚同為汝南門不祿相厚甚後憚舉孝廉敬終不就差坐荷盤千載韻事宜入世說棲逸卷中范附載邳憚傳

胡廣定漢制

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因以為志譙周後改定以為禮儀志

案范書禮儀志應係節錄舊文謝書獨窮其源似不欲竟掄為己有者其厚薄何如近世著述家林立然往往有借昔人不傳之書掠美自銜其則前賢成書無力鉅板從其子曾孫之以為己作又否則抄叢諸書類為一編不足當晒者一晒矣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竊人之書以成己名乎

蔡邕

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為祭祀志

培集志疑卷之四

培集范書禮儀志

蔡邕撰建武以後星驗著明以續前志譙周接繼其

下

案邕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其後書旋告成譙周繼之亦邕之功臣也

閔貢

閔貢字仲叔

案貢已見

皇后配享

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東平王蒼蒼上言文武宣元祖祫食高廟皆以配先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曰昭哉來御慎其祖武又曰不

愆不忘率由舊章明德皇后宜配孝明皇帝于世祖廟同席而供饌

案東平以遵祖制為典禮不事更張兄為至當大雅詩今本作昭茲來許繩其祖武

大水

安帝永初元年郡國大水漂沒民人死者以千數

案范書是時郡國四十一大水

蝗

延熹九年揚州六郡連水旱蝗害

案范書不載

雍鄉

燕有雍鄉赤眉所改

牛蘭山

魯陽有牛蘭山

案范志南陽郡魯陽有牛蘭累亭不言山

參繖

參繖有青山屬國降羌數千人

案參繖在北地郡故屬安定見范志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補逸卷十七

監察御史姚之駟撰

袁崧後漢書序

袁崧亦作袁山松陳郡人官司馬朝秘書監著後漢書百卷劉孝標注世說多採之與袁宏爲從弟第一紀一書疑同時所作故不相爲引顧一門皆良史才何其盛也舊傳崧善音樂好行路難曲乃文其詞酒酣縱歌之聞者皆爲涕下又出遊每令左右作挽歌時人目爲道上行殯與張湛齋前種松事並稱其風

流概可知已別有宜都記一書軼見他說殆長於詞
筆者今覽其光武論文多排疊而喜填藻語頗為六
朝橐籥然書中志災祲為多將以垂示鑒戒庶幾作
史者之微志焉後以孫恩亂被害文人無終惜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補逸卷十七目次

監察御史姚之駟撰

袁宏後漢書第七

光武

明帝

靈帝

竇復

耿弇

宋弘

伏湛

隗相

侯霸

韓卓

羅威

楊終

徐璆

王充

朱穆

吳祐

楊震

岑暉

任隗

劉虞

羊續

賈彪

竇憲

楊匡

應奉

劉洪

范冉

沮偽

盧植

劉陶

王允

蔡邕

袁紹

置郡

分郡

虎見

大災

河清

七大水

如斗電

六月寒

大水

虹

水暴出

日重

月重暈

火光

大寒

木連理

營頭

龍死

水溢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補逸卷十七

監察御史姚之駟撰

袁崧後漢書第七

光武皇帝

光武封泰山雲氣成宮闕

案世祖封禪事詳見東觀記雲氣語甚藻麗與崇呼萬歲同而詞人罕用之當由未見袁書耳

前漢自成哀以下天地縱橫巨猾竊命劉氏舊澤猶存而瞻烏之望殆絕世祖以渺渺之胤起白水之濱身屈無妄之力位舉羣賢竝列于時懷璽者十餘建

旗者數百高才者居南面疾足者為王公茫茫九州
瓜分鬻切溘溘蒼生塵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風驅之
以大威雪霜被而茨棘枯橫網振而逆鱗掃羣材畢
湊人鬼與能數年之間廓清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始
勦業者庸有異乎誠哉馬生之言固已寥廓大度同
符高祖又等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體其殆
于周故能享有神器據乎萬乘之上矣

案斯論詞乃勝意竟入六朝體矣唐太宗
作司馬書論贊乃全用駢句蓋不足觀

明帝

明帝諱陽一名莊字子麗

案范書直作諱
莊亦不載帝字

靈帝

光和四年帝于西園弄狗以配人

案靈帝曾以帶綬冠狗矣今復以配人何寵狗乃
爾也蔚宗以為在位者皆如狗噫狗苟固如是耶

賈復

賈復從擊鄧奉追至夕陽聚

案復已見范志宛
有夕陽聚即此

耿弇

弇少學詩禮明銳有權謀

案弇已見范稱弇父况以明經
起家弇少習父業可稱肖子

帝使光祿大夫樊宏詔况曰惟况功大不宜鑒察從事邊郡寒苦不足久居其詣行在所

案况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恐上疑之子奔因未徵還故上遂遣使持節迎况亦防之也

張步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饑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上是其計

案弇後果大破兵光武稱其有志者事竟成宜哉此疏精悍簡老直是名作當與其所用兵同范不

宋弘

宋弘為司空秉政恭約輕財重義有公儀之風不與

民爭利

案弘已見

伏湛

伏湛建武二年拜尚書典定舊制

案湛已見光武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在內職故然

隗相

隗相養母至孝母好飲江流相常隆冬取水後一朝橫石浮江無有難涉由是顯名

安范書闕此當入孝弟諸賢傳中

侯霸

侯霸拜大司徒矜嚴有威容奉公無私

案霸已見

韓卓

韓卓字子助陳留人臘食日奴竊食祭其先人卓義

其心即日免之

案范書闕觀過知仁子助有馬陶靖節云奴婢亦人子也同為人子自同有祭先之義陶應從此看出

羅威

羅威母年七十天寒常以身溫席而後授其處

案范書闕禮記云八十非人不暖注云人謂子孫也此語全解最少威固得之

楊終

時蜀郡有雷震決曹楊終上白記以為斷獄煩苛所

致太守乃令終賦雷電之意而奇之

案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范稱其年十三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不詳載則白記時終年纔舞勺耳

侍中賈逵薦終博達忠直徵拜郎中及卒賜錢二十

萬

案終前拜校書郎與諸儒于白虎觀論五經同異屢遭擯斥永元中復以逵薦拜郎中也

徐璆

璆少履清高立朝正色稱揚後進惟恐不及

會稽徐氏鈔本

案瑯字伯玉廣陵海西人徐淑子

王充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充幼聰明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大儒論

案充已見

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

案論衡好為辯駁時多沾滯不知何以推重當時何以推重若此抱朴子云人搜求蔡邕帳中隱處

得論衡數卷抱持去邕丁盜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噫何其推視仲任而于中郎蔑如也

朱穆

穆著論甚美蔡邕嘗至其家自寫之穆感時澆薄慕

尚敦篤乃作崇厚論

案穆已見蔡中郎既秘王充論衡又寶公叔之論其好學如此非獨天分超絕也

穆卒蔡邕與門人議曰魯季文子君子以為忠而謚曰文子又傳曰忠文之實也忠以為實文以彰之遂共謚曰文忠先生苟爽聞而非之

案文忠議詳見張記

吳祐

吳祐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吏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後真亦舉孝廉

案祐已見

楊震

楊震好學講書有鸛雀啣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進曰蛇鱣者大夫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案震已見鸛雀作冠注云即鸛雀也又章懷注云續漢及謝承書鱣字皆作鰓然則鱣鰓古字通耳韓子云鱣似蛇郭璞云鰓魚長二三丈此明云蛇鰓而鸛雀又無勝巨魚之力其為鱣明矣大夫之象范作啣大夫服之象蓋以鱣黃地黑文故云此有脫字

岑暉

岑暉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暉名請為功曹

案暉字公孝南陽棘陽人時謠云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大學禍實始此于

任隗

任隗為司空以公默守真不求名譽義行內修人以此服之

案范書闕

劉虞

太尉劉虞讓位于羊續續不能輸禮錢遂不代虞

案虞已見范稱虞儉素為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其清風亞與羊興祖也

羊續

靈帝欲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續乃坐使者于單席舉緇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此而已故不登公位

案續已見此所記與謝書同

賈彪

賈彪字偉節遊京師與郭林宗李元禮等為談論之

首一言一行天下以為準的黨事起彪謂同志曰吾

不西行大難不解即入關設方畧天子為之大赦

案彪已見偉節之功大矣李膺有言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何況餘子耶一人逃死禍及萬家同歸

于盡究之何益明熹宗時東林黨禍畧同漢季使其時有如偉節者為之救援則諸賢之被難不至

如是之酷也

竇憲

憲日益橫盡樹其私人于名都大郡河南尹王調漢陽太守朱胤南陽太守滿殷高丹等皆其賓客

案憲已見

楊匡

匡一名章字叔康

案匡陳留人杜喬故掾喬被禍匡往守衛尸喪詳見謝書范作楊匡謝作楊章俱不載其字

應奉

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紀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

案奉已見范稱奉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豈即此書耶後世大事記及記事本本諸書皆祖述世叔

也者

劉洪

劉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魯王之宗室也延熹中以校尉應太史徵拜郎中遷常山長史以父憂去官後

為上計掾拜郎中檢東觀著作律曆記遷謁者穀城門候會稽東部都尉徵還未至領山陽太守卒官洪善算當世無偶作七曜術及在東觀與蔡邕共述律曆記考驗天官及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皆傳於世

案范律曆志熹平中常山長史劉洪上作七曜術甲辰詔屬太史光和二尚書召穀城門候劉洪勅曰前郎中馮先司徒掾陳見各訟曆故議郎蔡邕共補續其志今洪其詣修與漢相參云云即此也後世自元郭守敬輩以善算驗天文其儀器極為巧密至西人利瑪竇入中國而推算之巧益過

今前人上聖明天縱凡三角句股之法推算精密遠出尋

常萬萬雖有天文生日習算法無能仰窺奇秘者治曆明時超前代遠矣

范冉

冉去官嘗使兒捃拾麥得五斛鄰人尹臺遺之一斛
囑兒莫道冉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矣遂擔
不肯受

案冉謝書作丹時遭黨禁故推鹿車載妻子
捃拾自資而清介仍若此非恒人也范不載

沮儁

儁為李傕所殺時年二十五其督戰賫寶負其屍而

瘞之

案儁時為射聲校尉衛乘與東還儁汎兵來追因
罵賊而死後贈弘農太守以旌之見袁宏紀范亦
卓傳見董

盧植

尚書盧植將終勅其子彊以禪葬以土穴其子從之

案植字子幹涿郡人馬融高弟子范稱植葬不用
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此云彊以禪考說文彊弓弩
端強所居也又西京雜記戚姬以百鍊金為彊環
無關附身之義豈植但以禪纏束假此為解耶植
子毓甚
知名

劉陶

劉陶字子奇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
陶憂致崩亂疏陳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
詔收陶繫黃門北寺獄陶對使者曰恨不與伊呂同
傳而以三仁為輩遂閉氣而死

案陶一名偉穎川穎陰人善著述有中文尚書
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諸書行世范同

王允

王允字子師世任州郡為冠蓋同郡郭林宗見而奇
之曰王生一目千里王佐才也遂與之友善允仕至
司徒

案允已見
目或作日

李傕等兵入城王允奉天子保宣平樓允謂傕等曰
臣無作威作福將軍乃放縱欲何為乎傕等不應曰
拜署傕為揚武將軍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
郎將

案此見范董卓傳李郭之變實允不善撫輯所
致然元凶之誅天下快心功大罪小君子諒之

蔡邕

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
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宜毀之因奏議曰漢承亡秦
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世輒立一
廟不止于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元皇帝時丞相匡
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
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歷稱世
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等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成
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不可毀

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也
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
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
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皆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
以下政事多覺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
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今聖朝尊古復禮
以求厥中誠合禮議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
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考明遵述亦不敢毀孝
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去五年而再殷合食于
太祖以遵先議遂施行

孝 邕已見范祭志載獻帝初年中相國董卓左
中郎將蔡邕等奏設廟議不載此疏蓋是時卓枋
國政其實邕主此議也夫禮祖有功而宗有德自
殷世三宗初始遂相沿習至于東漢蔑不稱宗唐
宗無論已明武熹二主亦皆稱宗其無足憑據蓋
與謚號等耳子議父臣議君祖龍之言千載乃不
敢易青史具仁暴昭昭然文
武聖神遂為故事毀廟何為

袁紹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
成

案范書紹成父成五官中郎將紹豪俠得眾專霸
諸州天下英雄蓋亦使君與操之亞晚年以內寵
滅亡惜矣

置郡

建安二十年置漢寧郡

案范書曹操破張魯定漢中時魯以五斗米教作亂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守中郎將領漢寧太守當即以此時置也

分郡

興平元年分安定之鶉觚右扶風之漆置新平郡

虎見

光和三年正月虎見平樂觀又見憲陵上囓衛士

火災

延熹八年連月火災諸宮寺或一日再一發又夜有訛言擊鼓相驚陳蕃劉智茂上疏諫曰古之火皆君

弱臣強極陰之變也前始春而獄刑慘故火不災上前入春節連寒木冰暴風折樹又八九月州郡竝言隕霜殺菽春秋晉執季孫行父木爲之冰夫氣弘則景星見化錯則五星開日月蝕災爲已然異爲方來恐卒有變必于三朝惟善政可以已之願察臣前言不棄愚忠則元元幸甚書奏不省

案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謂火失其性而爲災也時變蓋應此說

河清

建寧四年河水清禱于寵潔

培菜七大水不辭疑
奪一郡字

案黃河清聖人生靈帝以後具祥安在此偶然耳無所禱也

七。大水

中平五年山陽梁沛彭城下邳東海琅邪大水

案范書郡國六水大出表載七郡疑范誤

如斗電

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電如斗殺人前後雨電此最

為大時天下潰亂

案春秋考異郭曰陰氣之專精凝令生電以妄為專房社之內施而不博陰精凝而見成此如斗之電皆桓靈亂政所致至是見咎徵而漢隨亡矣

六月寒

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時帝流遷失政養奮對

策曰當溫而寒刑罰慘也

大水

延平中六州河濟渭洛洧水盛長泛溢傷秋稼

虹

光和元年七月虹晝見御坐玉堂後殿前庭中色青

赤

案此已見薛書張記蔡邕以為此所謂天投蜺引潛潭巴云虹出后妃陰脅王者又云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范以為其應在何皇后良然

水暴出

後漢書補遺

卷十七

十一

會稽徐氏鈔本

五月河東水暴出漂壞五百餘家

案范但言山水不詳

日重

初平三年十月丁卯日有重兩倍

案吳志載韓馥與表術書云日重之徵凶出于代郡

月重暈

興平二年十二月月在太微端門中重暈二珥兩白

氣廣八九寸貫月東西南北

案范志載永壽延熹中皆有月蝕非其月文疑即同此

火光

延熹九年京都夜有火光民相驚譟是時宦豎專朝

鈞黨事起上尋無詞陳蕃竇武為曹節等所害天下

無復紀綱

案范不載鈞黨之應不見答徵所由

大寒

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琅邪井中冰厚尺餘是時羣

賊起天下始亂讖曰寒者小人暴虐專權居位無道

有位適罰無法又殺無罪其寒必暴殺

案五行傳曰聽之不聽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鄭康成曰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常寒

木連理

建和二年河東木連理

營頭

惟星晝行名曰營頭行振大誅

案五行志營頭所墮其下覆軍王尋王邑兵圍昆陽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即此也

龍死

延熹七年六月河內野王山有龍死長可百餘尺

案范襄楷傳楷上疏言龍死事指此

水溢

曹操專政十七年七月大水有水溢二十四年漢水

溢流害民人明年禪位于魏

案范書以為此庶徵之恒寒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補逸卷十八

監察御史姚之駟撰

司馬彪續漢書序

與牛泰始中司馬彪著續漢書成彪意以為漢代中
興迄於建安忠臣義士亦已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
煩雜譙固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
乃討衆論綴其所聞以為續書傳之後世典牙書載
其列紀志傳凡八十篇蓋較范書減四十篇矣余靖
表不詳卷帙其散亡可知也今摭拾羣籍彙成四縛

其同范者什之六耳夫彪為王室枝肫以好色薄行
弗嗣由此不交人事乃素精學藝博覽羣籍唐太宗
嘗誅其續漢志云前半彈妙詞後昆沈雅思書言揚
盛跡補闕與洪志川谷猶舊涂郡國開新意其推宗
之意可見白佳彪嗣高陽王懷相被廢不過貴耀一
時豈能使千百載下傳其著作若此哉其曰續者蓋
續班書云爾彪字紹統官秘書丞所著又有九州春
秋及戰畧諸書

欽定四庫全目

後漢書補逸卷十八目次

監察御史姚之駟撰

司馬彪續漢書第八

卷十八

光武

明帝

章帝

和帝

安帝

順帝

冲帝

桓帝

靈帝

明德馬后

和熹鄧后

順烈梁后

曹皇后

虞美人

沛獻王輔

北海敬王睦

琅邪孝王京

北海靜王

興

趙孝王

良

安成孝侯

賜

成武孝侯

順

東平憲王

蒼

河間孝王

開

劉聖公

隗囂

李通

王常

鄧晨

朱浮

耿純

公孫述

鄧禹

李忠

彊華

吳漢

王梁

陰識

寇恂

張隆

馬武

卓茂

馮異

蓋延

岑彭

張印

朱歆

王遵

祭遵

朱祐

景丹

耿弇

侯霸

陰興

陳俊

杜林

第五倫

董宣

鮑永

馬援

曹震

鮑昱

周澤

彭闕

溫序

卷十九

鍾離意

馬巖

桓榮

王良

鄭興

耿國

祭彤

魯恭

張湛

樊儵

張純

耿秉

牟融

封觀

王元

魯充

陳謙

劉昆

趙喜

楊仁

梁松

徐昉

淳于恭

虞詡

梁統 趙典 魯平 趙熹

張禹 周舉 虞延 張奮

王丹 郭伋 傅宣 度尚

李恂 袁安 劉陶 梁商

何紹 陳翔 种暹 鄭彪

魯丕 黃香 張霸 汝郁

鄭弘 申屠剛 劉平 班固

張衡 劉寵 楊琳 宣秉

馮魴 王苑 梁冀 尹敏

李固 杜喬 廉范 姜肱

耿恭 祝良 班超 左雄

劉寬 陳弇

卷二十

任延 楊震 樂恢 楊球

胡廣 陳蕃 王渙 邊韶

張堪 范滂 霍融 延篤

黃琬 張綱 吳佑 郭泰

楊賜 承宮 應志 桓典

陳寔 孔奮 徐孺子 范滂

宋則 楊璇 皇甫規 張奐

賈武 朱穆 龐參 李燮

傅燮 蓋勳 荀淑 韓卓

應劭 趙岐 鄭玄 蔣詡

蔡邕 史弼 孔融 橋玄

司馬朗 鄭渾 皇甫嵩 申屠蟠

陳群 袁逢 盧植 郝慮

唐珍 張顥 楊彪 孟郁

孫程 孫程 楊彪 孟郁

卷二十一

朱儁 劉繇 何進 劉虞

周群 董卓 劉備 曹騰

曹嵩 封禪刻玉 封石

趾石 祠泰山 改元

刻石 金泥玉壘 親封

三老五更 祠南郊 高禘

養老 準代管 天竺國

人死復生 萬金堂 濯龍園

助祭 靈臺 玉鈎珠

孔雀 大寒 日行

至日 送故 作曆

四分曆

唇景長短

六宗

日食

社稷壇

大魚

葦方筍

女子復生

呂母子

荊州牧

考城

漁涪津

太白入斗

客星

駕驢

兩頭兒

異草

雀

侯非侯

后服

太子車

拜諸侯王

儼

詔獄

龍鱗

印璽

救日

宗祀

祠老人星

嘉瓜芝草

冠

步操

諧不諧

野營

星主

迎氣

睽

冬至

正朝

朱索連葦

字

椒

小長安

射犬聚

蕪鄉

水溢

大鳥

直如弦

行禘禮

天子葬

竹柏葉傷

大光

符拔

茅田一頃

蔡邕對災異

婦人封君

雨肉

不衛宮

雨雹

長沙賊

艾縣賊

滅倭

渤海賊

沅水龍

春旂

上巳

改水火

高書省

駢

符警

大將軍

虎文服

角端

車

童謠

百官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補逸卷十八

監察御史姚之駟撰

司馬彪續漢書第八

光武

光武渡呼沱河時冰滑馬僵乃各以囊盛沙布冰上

渡

案此見東觀
記王霸傳

更始使侍御史黃黨封上為蕭王

案世祖時誅王郎故
有此封范軼黃黨名

後漢書補遺

司馬書

會稽徐氏鈔本



上已乘王豐小馬先到矣營門不覺

案此光武擊尤來等賊于元氏時也

伯升賓客劫人上避吏于新野鄧晨家

案晨光武姊壻也范不載

上平河北過邯鄲故趙繆王子林進見言赤眉可破

上問其故對曰河水從列人北流如決河水灌之皆

可令為魚上不然之

案林說即可勝亦虐甚矣故世祖之得天下也以仁林東觀記作臨范畧

建武二年詔曰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省

刑罰

詔曰其赦天下惟殘疾用刑戮深刻獄多寃人朕甚

愍之自今以後有犯者將正厥辜

案世祖即位頻年肆赦蓋以大兵之後用培元氣也而吳漢遺奏猶以慎無赦為言夫亦寃難之意

手管子有云赦者奔馬之委轡也不赦者座疽之

建武三十年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

書曰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

林放手

案時太尉趙熹請封禪故詔答之見東觀記

昔羿寒浞篡夏數十年少康生為牧人能修德復夏

厥勳大矣然尚有虞思及靡有禹內外之助至于光

武承王莽之篡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憑焉發迹于昆陽以數千屠百萬非膽智之至孰能堪之討賊平亂克復漢業號稱中興雖初興者無以加矣中國既定柔遠以德愛慎人命下及至賤武功既抗文德聿修勲績弘矣

案彪此論文氣平實未甚排宕比之薛瑩殊有遜焉然品格應在袁山松之上以古茂蒼鬱不墮靡靡也范書論後有贊頗為贊疏故先武一論天失史體于薛書評之矣

明帝

永平二年初始率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又帥郡國縣道行鄉飲酒禮于學校

案范書載帝詔有尊事三老凡事五更安車輓輪供綬執授侯王設醫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非後世所及此

章帝

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半逢上欲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陛下奈何冒危險不以義割哀上即還

案禮儀志鴻洞贈玉與幣也葬時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玉圭宏總帝進跪臨羨道下贈授鴻洞匠奉封入藏房中乃拜哭太常贊贈事畢帝促就位也蓋以義割哀其制如此

和帝

和帝永元四年蝗八年五月河內陳留蝗九月京師

後漢書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四

蝗九年蝗從夏至秋先是西羌數反遣將軍將北軍

案范志同

永元六年七月京師旱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寃獄未還宮而澍雨

案范書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司隸校尉河南令皆左降蓋必有奇寃得釋者惜不傳耳

安帝

安帝三年詔以鴻池假貧民池在雒陽東二十里

案時京雒大饑故有此詔

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衆征拒連十餘年

後漢書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四

五年夏九州蝗六年三月去年蝗處復蝗子生七年

二月郡國蝗

案古今注云六年時郡國四十八蝗災已甚矣范同

順帝

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是時鮮卑寇朔方用衆征之

永和七年偃師蝗去年冬烏桓寇沙南用衆征之

案京房占云國多邪佞則蟲與民爭食居位食祿如蟲矣不救兵致起范同

冲帝

冲帝建康元年九月京師及太原雁門二郡地震沙

涌

後漢書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四

司馬書

會稽徐氏鈔本

案范不載太原
雁門二郡事

桓帝

桓帝時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

丈夫何在西擊口

案范志尚有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龍
胡三句此應元嘉諸羌深入戰鬪積苦也

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是時梁冀執政

無謀慮苟貪作虐二年六月京都蝗永壽三年六月

京都蝗延熹元年五月又蝗

案春秋考異郵曰貪
擾生蝗此其應也

桓帝時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一年生九雛公為吏

兒為徒一徒死百乘車

案范志無一年生九雛句百乘車下有車班班入
河間河間姪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慊
慊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數語諸
謠中此最古雋乃是樂府之祖范志依書釋之皆
應靈帝始
未諸事

靈帝

二年尊慎園董貴人為孝仁皇后置永樂宮儀如桓

帝尊臣貴人之禮

案董貴人解讀亭侯
甚之妃實生靈帝

靈帝時講武平樂觀建十重五彩華蓋高十丈建九

重華蓋高九丈

按此亦見五行志第一
作桓帝之相天不食
權又作京都

按此亦見五行志第一

隋書此亦見五行志胡瑩
平王作主人

諸事此亦見五行志胡瑩
平王作主人

案時帝自稱無上將軍耀兵為樂
越千餘年而明武宗乃祖述之

靈帝數遊戲于西園中令後宮彩女為客舍主身為

商賈服行至舍彩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為戲樂

案詞人豔稱南朝風流漢畫此舉實為金
達玉樹之光聲西崑諸公咏古何未齒及

靈帝好胡服胡飯京師貴戚皆競為之又作胡瑩篋

案靈帝所好直為戲耳非
若趙武靈王之能自強也

明德馬后

明德皇后馬氏者伏波將軍馬援女也后年七歲榦
治家事教制僮御出入計校一以貫之年十三以選
入太子宫接待同列而承至尊先人後已發于至誠

由是見寵是時後宮未有任育者常言繼嗣當以時
立薦達左右惟恐不及身衣大帛御者禿帛不緣諸
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裙極麤疎以為綺就視乃笑后
曰此繒染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無不歎息性不
喜出入遊觀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希
從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畧記大義后志在克己輔上
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為虎賁中郎將兩弟黃門郎訖
永平世不遷

案明德事見東觀記諸書此所載刪節甚簡雖始
末具體而筆不暢意大似宋人新唐書也范紀則
腴而雋矣

和熹鄧后

宮省宴會諸貴人競自修飾極靡麗之服而后獨澹然衣不擇采裝不務飾

案和熹事見東觀記

后性謙慎兄弟中外皆先帝所寵自攝政之後內檢左右外抑宗族

案后之謙慎真能嗣徽明德者矣

順烈梁后

梁后立順帝崩冲帝在襁褓太后攝政初章德竇后嫉害恭懷皇后獨生聖嗣陷以非辜家屬坐徙九真

章德后之從父昆弟章女為貴人與太后竝寵章至大位大鴻臚及上晏駕后登至尊章惶怖太后內無忌刻之心遂不以舊惡介意

案順烈事見東觀記此條范不載

曹皇后

曹皇后諱節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以璽綬投軒下

案曹后操之中女范同東漢母后不拘外家后之此舉猶是馬鄧遺教亦異于立武氏七廟者矣

虞美人

美人父詩為郎中詩父衡屯騎校尉

案虞大家實生冲帝梁冀秉政疾惡他族故虞氏
抑而不登熹平中帝感小黄門之言乃拜為憲陵
人責

沛獻王輔

王性務嚴矜有威好經書善說京氏易

案輔見東觀記

北海敬王睦

睦性孝友篤于骨肉敦尚經術少好學博通經傳光

武愛之

案睦見東觀記

琅邪孝王京

王性恭孝好學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之

案東觀記稱京好治宮室未聞好學也

北海靜王興

興遷弘農太守縣吏張申有伏罪興收申案論郡中

震慄時年早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冤獄宥小過應

時甘雨降澍

案興事同東觀記

趙孝王良

阜賜移書于良曰老子不率宗族單絳騎牛哭且行
何足賴哉

案良見東觀記良本不欲從世祖起兵後從軍至小長安妻子皆被害故甄阜梁丘賜書譏之二人莽大夫也

安成孝侯 賜

王莽時諸劉抑廢為郡縣所侵蔡陽國釜亭侯長醉
詢更始父子張子張怒刺殺亭長後十餘歲亭長子
報殺更始弟騫賜兄顯欲為報怨賓客轉劫人發覺
州郡殺顯獄中賜與顯子信結客陳政等九人燔燒
殺亭長妻子四人

案賜字子琴光武族兄也迭相仇殺時事可知然適為從龍地耳光畧

成武孝侯 順

順叔父弘字儒孫先起義兵卒弘弟梁字李少更始

元年起兵豫章病筋牽卒

案順亦光武族兄初為更始虎牙將軍後附光武弘梁事范俱附順傳

東平憲王 蒼

東平王蒼到國病詔遣大醫丞將高手醫視病

案蒼見東觀記

河間孝王 開

開忠貞謹恭聰敏畏慎上以開小弟特親友愛

案開章帝子范稱開執節後連奉法度秉人恭之固賢王也

劉聖公

聖公弟為人所殺結客欲報之時聖公聚客家有酒

稽果後行又

信至二事亦見五行志類編差

請游檄飲賓客醉歌言朝亨兩游檄後來用調羹味游檄後怒縛捶數百

案聖公見東觀記范書言客犯法聖公因避吏平林指此

更始自洛陽初發馬驚奔觸北宮門三馬皆死此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之徵

更始所授官爵皆郡小賈豎多着繡面衣錦袴襜褕諸于時智者見之以為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為赤眉所殺

案馬禍服妖雖曰凶兆然使更始鑒此修德安知不轉吉為祥然則禍與妖皆更始自為之耳

隗囂

囂以杜陵人王元為大將軍

案囂見東觀記囂素謀恭愛士傾身接引故所用皆一時豪俊不獨王元也

囂負其險阨欲專方面游士長者知囂不可恃杜林先去餘稍稍相隨東詣京師

案囂雖能下士而士多引去者天命有在人不能違矣

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人時囂初起兵于天水後意稍廣欲為天子遂至破滅

案囂不克順天終至志死童謠兆之矣宜屢詔諭而不從也囂少病蹇吳門冀都門名有緹羣山

李通

後漢書補卷

司馬書

會稽徐氏鈔本

李通字次元為光祿勳帝每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宮室起學官

案通見東觀記

通父守居家與子孫尤謹閨門之內如官廷也

案李守門內嚴肅乃在華子魚之先也守為王莽宗卿師好星悉識記曾識識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子通遂迎光武武圖大事光武好圖識通實導之

通遣從弟軼往迎光武先是通母弟申徒臣能為醫難使伯升殺之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見軼數請上乃彊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買半車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悅握上手得半車刀謂上曰一

何武也上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

案此與東觀記同

王常

王常字顏卿拜橫野大將軍位次九卿諸將絕席引

兵擊高峻

案常見東觀記高峻乃隗囂將也

鄧晨

鄧晨為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于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

案晨見東觀
記此與范同

晨為汝南太守興鴻都陂益地數千頃汝土以殷魚
稻之饒流行他郡

案鴻都陂在汝陽縣東成帝時關東水陂
溢為害丞相翟方進奏罷之至是復興

晨拜中山太守吏民稱之常為冀州高第

案晨世吏二千石故
晨亦好樂郡職范同

朱浮

朱浮為執金吾六年有日蝕之異浮上疏切諫

案浮見
東觀記

耿純

耿純字伯山以威信著于衛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

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

純請降大兵不戰而還

案純見東觀記此建武八年事純
前守東郡郡故衛地故云范同

純為東郡太守在郡四年抑強扶弱令行禁止後免

官會上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

泣云願復得耿君

案詞人艷稱借寇乞侯而不及復耿傳固有幸不
幸也守令親民之官輿論似屬可採然未俗多詐

往往有罷職後賄使昏役號召游民聚眾籲呼偽
為保留者甚至候

鑿與行幸時遮道叩關以圖僥倖
命司寇重懲之間
聖天子明及萬里曾鑿其偽者

有一二如耿君若量予原職詐風今漸熄矣封疆大吏亦宜體此意察之

六年上令諸侯就國純上書自陳前在東郡案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今國屬涿誠不自安制書報曰侯前奉公行法朱英久吏曉知義理何時當以公事相是非然受堯舜之罰者不能愛已也巳更擇國土令侯無介然之憂乃更封純為東光侯

案光武待功臣真如家人父子制書悵悵何情義兼盡也范不載

公孫述

公孫述補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神明

案述見東觀記此子陽最少年時事

鄧禹

明帝以鄧禹先帝名臣拜太子太傅進見東宮甚有優寵

案禹見東觀記

李忠

李忠字仲都為丹陽太守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于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十四年三公奏最為天下第一

案忠見東觀記今越俗理學文章乃甲海內雖風
會日開然亦不可忘李仲都之功也近日仕宦滇
黔及在粵西諸郡
者皆當以忠為法

忠東萊黃人父為高密中尉

案范書作都尉章懷注云郡國志有高密侯百官
志皇子封每國傳相各一人中尉一人職如郡都
尉高密非郡
為都字者誤

疆華

疆華潁川人也

案華即奉赤伏符者世祖
在長安時華為同舍生

吳漢

漢攻薊誅王良大將趙闓等

案漢見東觀記時漢尚為彭寵
所遣與上谷諸軍合者范畧

上使漢等將突騎揚兵戲馬士騎馳環邯鄲城乃圍
之

案漢此時初屬
光武拜偏將軍

漢為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
不肯應調漢斬曾威震州郡將其兵詣上

案時鄧禹薦漢勇鷙有
謀故拜大將軍

謝躬擊賊山陽光武使漢襲其城躬入城漢兵收之
時岑彭已在城中將躬詣傳舍出白漢漢至躬在彭
前伏漢曰何故與鬼語遂殺之

案謝躬為尚書令與光武不相能光武以詐力制之遂及于難躬字子張南陽人

漢擊周建被甲拔戟令諸部將曰聞雷鼓聲皆大呼

俱大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之

案漢時鹽馬傷膝累創而起遂殺諸賊奴亦雄矣哉

漢北擊清河長垣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

案長垣范書作長直長直非縣名而長垣在河南與北擊不合或是賊號長直否

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

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分以與昆弟外家

案吳公行事先得諸葛武侯之意豪俊中聖賢也范同

上卽位漢為大司馬海內無事乃得安然其性忠厚

篤于事上

案漢拜大司馬後歲有征伐豈得安然

吳漢為洛陽令病卒百姓哀痛老小隨車晝夜號泣

案子顏時官大司馬安得為令此豈又一吳漢耶見北堂書鈔

王梁

梁擊五校賊降其渠帥大將軍杜猛持節光祿大夫

董敦等

案梁見東觀記

梁字君嚴為野王令赤伏符曰玉梁主衛作空武上

以野王本衛地徙空武水神大司空水土之官也于

是拜梁為大司空

案世祖以赤伏符即位及拜三公皆以符讖大為千古笑柄史記曰衛元君自濮陽徙于野王

陰識

陰識拜執金吾位特進入則極言正諫至與賓客語不及國事常慕仲山甫夙夜匪懈

案識見東觀記

寇恂

光武欲定河內謂鄧禹曰朕有河內猶高祖有關中非蕭何誰能鎮之為吾舉如蕭何者禹曰寇恂文武兼備有御眾之才非此莫可使也乃拜為河內太守

案恂見東觀記引高祖蕭何范書作高密對語不若續書之勻稱

恂拜河內太守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代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

恂為潁川太守誅討賊盜政教施行郡中無事修禮樂教授時有豆生于郡界收得十餘萬斛以給諸營

案范書稱恂素好學乃修學校教生徒真不愧文武兼備一語

恂為潁川盜賊不敢入界

恂為潁川太守代朱浮為執金吾潁川盜賊羣起上

謂恂曰惟念獨卿能平之耳恂對曰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

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拜之

案恂初守潁川在建武二年後又為汝南太守進秩金吾至八年乃從征潁川有借寇事此刪錄甚

不明

張隆

張隆遣子暉將兵詣岑彭助征代上以暉為率義侯

案隆時守桂陽岑彭遣使詔諭遂從鄧讓等歸順范見岑彭傳不詳載

馬武

光武歷問功臣諸君不遭際會自度能何為乎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勇武可守尉督盜賊上笑曰且勿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

案武見東觀記范同

卓茂

卓茂遷密令口不出惡言勞心憂念吏民知其有緩急以恩信待吏吏畏而愛之不忍欺也元始中天下蝗河南二十縣蝗獨不入密界督郵書言太守大怒自出案行密界中實然乃驚

案茂見東觀記茂為密令在前漢平帝時

茂為密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

案茂理百姓真得道德齊禮意非後世循吏可及

馮異

異勅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鬪者也

案異見東觀記大樹將軍謙退不伐故其將士皆如此

蓋延

延與吳漢謀歸光武并與狐奴令王梁同勸寵

案延見東觀記延時為彭寵護軍故然

劉永別將許德攻襄邑延攻而拔之遂圍永于睢陽夜梯其城入永走驚懼走出魚門

案范書魚作東魚門或是門名也

延為左馮翊視事四年人敬其威信

案范不載

岑彭

彭鎮河內馮異先攻洛陽朱鮪大出軍欲擊彭時天霧鮪以為彭已去令其兵皆獲黍彭乃進擊大破之

案彭見東觀記彭嘗為鮪校尉鮪守洛陽不肯下後帝令彭往說之遂降范但載圍城事此闕

時更始尚書令謝躬將六將軍屯鄴兵橫暴為百姓所苦上先遣吳漢往收之故拜彭為刺姦將軍使督

察諸營

案范書彭之拜刺姦將軍以說降更始大將呂植也

彭南擊荊州至城安昆陽隼葉舞陽堵陽平氏棘陽

胡陽處處皆破其屯聚

帝自將擊鄧奉至葉車騎不得前彭奔擊破之至堵

陽奉令候伏道旁見車騎一日不絕歸語奉奉遂夜

遁

案二條范書不詳載

彭募攻浮橋先登者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東風其櫓柱有反把鈎奇船不得去

案此彭與吳漢等攻公孫述時事後奇等乘勢死戰飛炬燒橋遂大勝之蓋征南公習水戰故然今制設有水師營兵將皆當以彭為師也

張印

地皇三年王匡王鳳馬武及其黨朱鮪張印等入南

陽號新市兵

案新市及平林諸賊不過如陳勝吳廣輩為帝王驅除難耳印范書作印

來歙

來歙擊隗囂徑至畧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乃悉兵數萬人圍畧陽塹山築堤決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為箭

案歙見東觀記

王遵

遵降封上維侯

案遵字子春霸陵人為隗
將軍帝令來歙以書招遵故降

祭遵

上幸廣陽城門設祖道閱過諸將以遵新破漁陽令

最在前

案遵見東觀記范書六年春詔遵與
耿弇等從天水伐公孫述故有此閱

朱祐

祐至南繚為賊所傷上親候視之

案祐見東觀記祐從
征河北常力戰陷陣

景丹

南繚賊迎擊上營得上鼓車輜重數乘丹縱突騎擊

大破之

案丹見東觀記時王郎
將兒宏等據南繚也

耿弇

弇還檄與况陳上功德自嫌年少恐不見信宜自來

况得檄立發至昌平見上

案弇見東觀記弇時年二十一遂有大志求發兵
以定邯鄲卒為光武北道主人見亦卓矣况弇父
也時為朔
調連率

弇從光武北至薊歸食未已薊中擾亂上駕出南城
門頗遮絕輜重城中相掠弇既與上相失以馬與城

門亭長乃得出

案范書只會薊中亂四字不詳載

光武居邯鄲晝卧温明殿弇請間進說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大計上見弇言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為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

案范書但有光武大悅句不若續書情事如晝

侯霸

侯霸為臨淮太守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微霸百姓老小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

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期年

案霸見東觀記臨淮太守范作淮平大尹地名官名皆新莽所改也

陰興

陰興為衛尉每將遠征身行勞問無所愛惜

案興見東觀記

陰興字君陵為黃門侍郎筋力過人每從出入常操蓋障翳風雨險隘躬自履涉率先期門凡上所幸止先入清辟

案興以椒房之戚宿衛至尊不憚勞瘁善夫其能以功名終也哉

陳俊

陳俊為琅邪太守撫恤貧弱表有行義百姓歌之

案俊見東觀記時琅邪未平故俊守其郡領將軍如故俊既追斬張步悉平諸賊而又能拊循百姓若此何才之兼也

杜林

杜林字伯山為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敬

慎選舉承稱平數薦名士

案林見東觀記林承內外家學博物洽聞古文尚書之行自林始之

杜為光祿勳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滿堂士以

是高而慕附之

案郎即三署之郎謂左右中郎將及五官中郎將也居官何必廢學其屬吏皆吾之弟子孔子仕魯

原思仲由皆使為宰故學即所以為治治即所以為學理事學事功未嘗分為二事也豈同後世高談性命徒召迂濶之譏哉杜伯山其庶幾乎

第五倫

第五倫遷會稽太守為政修理清淨不煩妻子自為

炊爨俸祿常取赤米後坐法徵還百姓老小攀車叩

馬啼呼

案倫見東觀記俸祿取赤米句范作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贏者較此殊得大體今制官俸白糧兵役老米若必舍白取老是直沽名耳餘糧賤買利物而物不知乃是聖賢所行之事

董宣

董宣為洛陽令甯平公主乳母奴白晝殺人主出行

以奴驂乘宣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即馳車入宮上大
 怒召宣曰令欲死乎宣叩頭曰臣奉法之吏不敢縱
 法不欲死也上曰捶之宣曰願一言死無恨上曰何
 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以奴殺臣臣
 死之後陛下何以治天下捶殺臣不如臣自殺即以
 頭觸楹血流被面上令小黃門持之曰癡令叩頭謝
 主宣不從上勅頓癡令頭宣兩手據地不肯低頭因
 勅彊項令出詣大官賜食

案宣見謝書今人但知彊項令不知有癡令二字
 當從續書括出以供詞人之用宣平謝范俱作湖
 陽

鮑永

鮑永字君長為司隸校尉上叔父趙王良送來歙喪
 還入夏城門右中郎將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詰責
 永走馬前奏良大不敬由是權威挫折百寮肅然數
 舉奏非法朝廷善之永辟右扶風平陵鮑恢以為都
 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詔敕曰貴戚且斂手以
 避二鮑其見重如此

案永見東觀記劾趙王事東觀煩而范
 簡此為得中詔勅曰范作帝常曰為是

永為東郡太守孔子闕里荆棘自除從講堂至里門
 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

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耶

案闕里樹則模楷草則靈著豈有荆棘惡木將以天下無道同于嗟鳳泣麟故不久而自降耶苑同

馬援

援過北地任氏畜牧自援祖賓本客天水父仲又嘗

為牧帥令是時員為護苑使者故人賓客皆依援

案援見東觀記員乃援季兄也

曹褒

明帝永平十三年曹褒奏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

德洽作樂名太序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

太序丞以應圖讖

案褒見東觀記改樂繫褒父充事此誤充世為儒宗而援據讖書奏定漢樂豈能紹成並遺響耶太

序丞范作太子樂

褒遷將作大匠時有疾疫褒巡行病徒為致醫藥經

理饘粥多蒙濟活七年遷為河南太守

案褒居官多仁政而掩略郵病其澤尤深范同

曹褒字叔通遷圉令正身率下舉動遵禮以德化俗

五穀豐熟盜賊咸感化之

褒遷陳留圉令愛民救死為太守馬嚴疾惡免官百

姓涕泣

案范書時有他郡盜五人來圍界太守風縣殺之褒不肯從故奏褒稟弱免官夫元惡大慙往往通

逃幸免糧莠不除嘉禾日
稿叔通此舉徒煦煦耳

鮑昱

鮑昱為泚陽長盜賊省減

案昱事詳見東觀記

鮑昱字守文拜司隸校尉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坐救火遲免官

案昱為鮑永子故云有父風

周澤

周澤為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嘗卧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

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

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

不齋醉如泥

案澤見東觀記泥東海蟲名得水則活失水則如泥

彭閔

閔字作明

案明帝以桓榮為歐陽博士榮讓之彭閔詳見謝書桓榮傳

溫序

溫序為護羌校尉行部至隴西為隗囂別將荀宇等所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併威同力天下可圖欲生

降序宇止之曰義士欲死節賜劍令自裁序受劍因鬚着口中嘆曰無令鬚汚土遂伏劍

案序字次房太原祁人宇止之曰之上刪錄過當遂不成語范載獨行傳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補逸卷十九

監察御史姚之駟撰

司馬彪續漢書第八

鍾離意

鍾離意為棠邑令治有政化百姓懷附

案意見東觀記

鍾離意仕郡為督郵縣亭長有受雞酒者府下記案考之意以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濶遠縣

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

案俗吏苛察務刺聽細事以為能而于真貪大黷反置不問安得鍾離尚書一正之

意字子阿為棠邑令有能徵拜尚書僕射事有不便輒封還上諫舉臺憚之

案意由縣令為尚書漢世用賢不次若此宜其多名臣也

馬嚴

馬嚴字威卿拜御史中丞賜冠幘衣服車馬嚴舉劾案章申明舊典奉法察無所迴避百僚憚之

案嚴見東觀記

桓榮

榮字子春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上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使入授太子甚見尊重每朝會上輒令榮于公卿前說經因問長安時舊事上曰得卿幾晚

案榮見東觀記范同

榮為博士之官車駕親幸儒者高之

榮本齊人遷于龍亢至榮六葉

案龍亢屬沛郡

王良

王良字仲子拜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

舍布被瓦器無兼膳節儉過度

案良見東觀記

王良遷沛郡太守稱疾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骨

案良以疾留而屬吏乃隨就之是率一郡而路也非乞骸一奏能無養高之譏

鄭興

鄭興為太中大夫數上便宜多見用朝廷每有大議輒訪焉其論說依經守正眾莫能用

案興見東觀記

耿國

耿國字叔慮為大司農曉邊事能論議數上便宜事

天子器之

案國見東觀記世祖立南單于而烏桓鮮卑保塞自守顯宗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而逃亡絕皆國之策也慮東觀作憲

耿國為黃門郎疏敏有識于時見問常多合意上以為能

案此乃國初入侍時事

祭彤

祭彤為太僕卿朝廷聞彤素清有道而衣無兼副有功效拜之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杯案

食物無不悉備上常歎之以為可屬大任

案形見東觀記形守遼東幾三十年乃徵為太僕而清約若此非矯儉也

祭彤除偃師長視事五年縣無盜賊州課第一遷襄
賁令時盜賊抄掠彤到官誅姦猾縣界清淨詔書增
秩一等賜縑百疋策書勉勵

案范同

魯恭

魯恭為中年令有亭長借牛不還主訟之恭勅令還
牛亭長仍不還恭歎曰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
共留亭長慙還牛不敢欺也

案恭見東觀記此條文筆吝拖不如范書勁悍

有嘉禾生恭便坐庭中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府即
奏上尹以檄勞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
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

案庭中何以產嘉禾其事甚異范同

魯恭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
魯恭疏曰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
陰也行者尚止之况于遠召考掠奪其時耶

案漢法冬至前斷獄自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或遂盛夏斷獄故恭上疏諫之今制決罪以冬至前而情罪重大依律立斬者則決不待時至于薄刑亦有熱審減等之例蓋仁義兼至也

魯恭為中牟令導民以孝推誠而治建中初郡國螟
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遣
仁恕掾肥親往察驗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
止其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擊之兒曰雉方將雛親瞿
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治之善惡耳今蟲
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
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可還府以狀白安美其治
以勵屬縣

案察驗似公移字范作廉字佳察治之善惡亦不
若范作察君之政迹為無痕也又官司文移察字
竟作查時不知起於何時于字義毫無涉通年來
因題定皆改用查察字查行日察行查收日察收

恭坐族弟弘農都尉炳事免官

案時恭方代呂
蓋為司徒也

張湛

張湛字子孝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諫
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曰白馬生且復諫之
矣

案湛見東觀記此條
句斟字酌乃遠過之

樊儵

樊儵為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祀禮儀以讖記正
五經異說

案儵字伯魚
樊宏子范同

張純

張純字伯仁遷五官中郎將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
建武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昏冠喪
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

案純見東
觀記中

張純兼虎賁中郎將一日至數見持重慎密時上封
事輒削去草清廉自守

案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人臣之義周書誥君陳以
告內順外為良顯彼翹君過以沽直名者非忠也
避人焚諫草
純固純臣哉

耿秉

耿秉字伯初拜謁者僕射每公卿會議常引秉上殿
訪以邊事多簡帝心

案秉見東觀記秉好兵法常言以戰去戰盛王之
道其副二竇北征功伐為多至曾孫紀以誅曹而
族雖云世忠將無
天道之好還乎

永平中召秉詣省闈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畧

牟融

牟融字子優拜司隸校尉典司京師執直持平多所
舉正百僚莫不敬憚

案融見
東觀記

年融舉茂才為豐令視事三年政化流行縣無獄訟
吏畏而愛之治有異績為州郡最

案融後位至司空舉動方正甚得
大臣節蓋宰天下亦如為令時也

封觀

封觀當舉孝廉以兄名不顯恥受之稱疾不赴後數
年兄得舉觀乃就錄上郡

案觀見謝書觀後隨太守以
身殉難固悌弟而忠臣者與

王元

王元仕郡為主簿在朝正色舉善不避仇怨退惡不
避親戚

案此似又一王元非先仕
愧囂後為漢將者范闕

魯充

魯充為博士受詔議立七部三雍大射養老

案范書闕七部不知何解范張純傳有七經識
云七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疑即指此

陳謙

陳謙字伯讓拜御史中丞執憲奉法多所糾正為百
寮所敬

案謙見謝書
伯讓作伯謙

劉昆

劉昆少學施氏易明帝為太子以易入授

案昆見東觀記

劉昆除江陵令時縣連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
雨止風

案桓公以誠動天故能反風滅火非如樂巴啖酒以術禁也

趙喜

光武徵趙喜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

案喜宜作熹引見事載范傳此誤

楊仁

楊仁字文義明帝時待詔補北宮衛士及帝崩時諸
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

進

案范書闕仁不過一衛士耳而身戢貴戚是臨大節而不可奪者

梁松

梁松為太僕永平二年為松請托郡縣事覺免

案松字伯孫梁統子

徐昉

徐昉為尚書郎性惟周密畏慎在臺閣典職十年奏
事三世未嘗有過

案范書闕

淳于恭

恭字益孫遷侍中數侍清晏禮待甚優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上未嘗不稱善

案恭見東觀記其所本道德皆五千言緒餘耳然擾攘初定正當以清淨救之

虞詡

虞詡從弟遜客長沙詡迎與俱江水漲墮船詡投水中救之一浮一沒遇沙得皆不死

案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詡少孝養祖母縣舉順孫故能友愛若此

虞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難者不避易者不從不過盤根錯節何以別其利器乎

案難者二句范作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語較警策

虞詡以左雄有忠節上疏薦之曰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案此見范左雄傳

虞詡為武都太守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載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流人還歸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

案詡在武都既弭羌患又通水運故郡賴其利如此乃竟以坐法免何也

下辯東三十餘里許有狹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沒秋稼壞敗營郭詡乃使人燒石

以水灌之石皆圻裂因鐫去石遂無泛溺之患

案此謂守武都時事范畧

梁統

梁統字仲宣拜太中大夫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為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

案統見東觀記統性剛毅而好法律重刑一疏已為裔孫冀滅亡之基矣

趙典

趙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

案典見謝書初學記注曰國師即太師也

趙典字仲經為大司農閉門却掃非德不交

魯平

魯平字叔陵遷中散大夫賈逵薦平道藝深明時見用復與黃散大夫數事上善平罷朝時賜冠幘衣履

案平見東觀記平即魯恭弟丕丕事見後此列名又合東觀豈丕亦名平耶

趙熹

趙熹為太尉受遺詔典喪禮時乘王莽之亂國無舊典皇太子與諸王等離止同席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

案熹見東觀記雜止范作雜止似誤

張禹

後漢書

卷之

司馬書

會稽徐氏鈔本

張禹字伯達拜太傅錄尚書事劉蒼以殤帝初育欲
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大官朝
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案禹見東觀記禹居禁內係鄧太后之詔此作劉
蒼乃以三字誤成二字永興博雅而書鈔訛筆未
能校正致千載鈹版
皆譌校書之難若此

張禹拜揚州刺史當濟江行部土人皆以江有子胥
之神難于濟涉禹厲聲云子胥若其有靈知吾志在
理察枉訟豈危我哉令鼓楫而進歷行部邑吏民希
見者人懷喜悅

案范
書闕

周舉

周舉字宣光梁商表為從事中郎商疾甚帝問遺言
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慎高亮可諫議大夫

案舉汝南汝陽人清慎高亮
范作清高忠正語乃小遜

周舉字貞先為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
有龍忌之禁輒一月寒食莫敢炊爨老小不堪歲歲
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帛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
去火殘損人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

案周禮司燧氏修火禁于國中注云為季春將出
火也蓋龍星木位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
故為之禁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考左
傳及史記並無介子被焚之事不知何據遂以成

後漢書補遺

卷九

司馬書

本

會稽徐氏鈔本

俗周舉移書亦神道設教耳後魏武帝復明罰令
不得寒食亦可知俗之難革也舉字范書亦作宣
光且與五經縱橫叶此作
貞先以字相類故傳譌耳

虞延

虞延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休遣徒繫各使還家
並感其恩應期而歸有一囚于家被病自載詣獄既
至城門而死

案延見東觀記

張奮

奮為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表即時引見復
口陳時政之宜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天

雨三日

案奮字雅通張純子奮蓋知有冤獄當
雪因口陳之故錄囚而澍雨立致也

張奮拜太常上疏言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者
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
以時考定

案禮樂異議三事必有可觀惜不傳矣

王丹

王丹為太子少傅蹇蹇正直名德重于當時

案丹見東觀記

郭伋

後漢書補遺

卷十九

司馬書

七

會稽徐氏鈔本

郭伋字細侯拜并州刺史行部至西河美稷百小兒各騎竹馬迎伋拜伋問曰兒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曰苦諸兒復送到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須期乃往

案伋見東觀記此條參看范書殊得減字法

伋拜并州刺史前在并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小相攜邀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州中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叅政事分祿以養之

案范無分祿以養之句不見刺史盛心無此則聘賢問疾徒虛文耳

傅宣

傅宣字巨公拜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會同並專席而坐

案范書闕此即所稱三獨坐也

度尚

度尚為上虞長政治嚴峻明于疑理縣中謂之神明

案尚見謝書

尚少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書為吏清潔有文武才

案范書尚素家貧不修學行不為鄉里所推舉與此不同續書于尚極為獎飾不無阿好于謝書辨

之矣

李恂

李恂遷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寫圖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

案恂見東觀記范同

袁安

安奏司隸鄭據河南尹蔡高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請免官案罪不報

案安見東觀記此安為司徒時事貴戚指實憲也范逸鄭蔡二人名

袁安為河南尹十餘年吏民人人自勵小大從化

案袁公尹河南政號嚴明然未嘗鞠人以臧罪蓋寬猛相濟故吏民感化若此

安字邵公質性清嚴不交異類為功曹奉檄謁從事從事因安致書于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拒而不受

安豫桓帝時遷太師四葉五公

案范稱安累世貴盛以為書生指葬地之故不知安之仁心善政足庇後嗣于華論見之范亦不能也

劉陶

劉陶為涇陽長政化大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童謠

歌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案陶見袁書陶明經學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蓋于今文古文之外別立此名惜其書不傳耳湏陽范作順陽餘同又案謝書以此作劉駒餘事惟湏陽作樅陽其中一定有一誤

梁商

大將軍梁商三月上巳日會洛水倡樂畢極終于薤

露之歌坐中流淚

案商見東觀記哀樂失時殊將及焉周宣光知之矣

何紹

何紹為河內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請倉俸米于

閣外作乾飯食之不設釜竈得一強盜問其黨與得

數百人皆誅之政教清平為三河表

案范書闕唐韋應物詩云身當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此真為民父母之語如紹之食俸自應愧無

陳翔

陳翔字子麟遷侍御史元日朝賀梁冀威儀不整請

收理罪時人奇之

案翔見謝書

种嵩

种嵩字景伯順帝時為侍御史監護太子承光宮中

常侍高梵受勅迎太子不賫詔書以衣車載太子欲
出太子太傅高襄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門臨去嵩
至橫劔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副
天命所係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奸耶今日
之事有死而已梵馳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杜喬退
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良久

案嵩見張記此比范傳特詳頗饒色
澤時太傅乃杜喬作高襄者誤也

種嵩為益州刺史在職三年恩宣遠夸開曉殊俗岷
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諸國竝貢前刺史
卒後遂絕嵩至乃復向化永昌太守鑄黃金為文蛇

以獻梁冀嵩糾發追捕馳傳上言冀由是銜怒于嵩
也

案嵩後為度遠將軍龜茲及莎車諸國皆來貢獻
蓋嵩以誠心懷撫不假兵力故遠人來服若此非
如衛青實憲之開邊也近日梁益諸州皆為樂土
若蜀之打箭爐楚之生紅苗都登版籍此皆洪荒
以來所未臣順者又况西羌諸部落如烏朱穆秦
科爾沁等萬里咸奉正朔南荒則臺灣列部定海
列縣蓋我
朝幅幘之廣振古為盛矣

嵩為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還吏人詣闕
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民心若此乃許之
嵩復留一年後遷漢陽太守吏民五夸男女號哭

案范
書同

鄧彪

彪其先楚人鄧况始居新野以農桑為業

案彪見東觀記

魯丕

丕數薦達幽隱名士王龔等皆備帷幄近臣

案丕魯恭之弟見東觀記誤作平也

黃香

黃香字文彊拜尚書左丞功滿當遷和帝詔留增秩

後拜尚書遷僕射

案香見東觀記

張霸

張霸為會稽郡越賊歸附童謠曰棄子戟捐我矛盜

賊盡吏皆休

案霸見東觀記霸以經術顯故守會稽時道路但聞誦書聲而又能不以戰而降賊真文武為憲者

汝郁

汝郁字叔異年五歲母患病不能飯食郁常抱持啼不肯飲食母憐之強為餐飯欺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異之因字曰叔異

案郁見東觀記

鄭弘

後漢書

卷十九

七

會稽徐氏鈔本

司馬書

鄭弘為縣令政化大行民王逢得路遺寶物懸于衢道求主還之

案弘見謝書此令囑時事也

申屠剛

申屠剛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在尚書數犯顏正色百僚憚之常慕史鮪汲黯之為人

案剛見東觀記

光武常欲出遊尚書令申屠剛諫以頭軼乘輿車輪帝遂為止

案時剛以隴蜀未平不宜送後故有此諫

劉平

劉平為全椒長先是縣多虎為害平到政術治民虎皆南渡江去

案平見東觀記虎徒事范不載

班固

班固除蘭臺令史與陳宗尹敏共作世祖本紀

案固見東觀記此後漢書之權輿也然則光武本紀亦可稱班書

固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覽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

案蔚宗論固傷馬逸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天戮此智及之而不能守之也然蔚宗亦良史才乃又以逆誅文人無終豈于作史者特甚耶

固字孟堅右扶風人幼有雋才學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究覽

案此即前段文引用者刪筆小異耳

張衡

張衡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樽樽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啣銅丸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龍吐丸其機關巧制皆在樽中

案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衡所作渾天儀及靈憲算周論無不精密范不載其作地動儀此制今不傳矣夫地震之災史冊載之今儀器所驗乃有一定此亦如日月薄蝕司曆皆能預推而朝廷不廢救獲者明君賢輔正效借此以修省也

劉寵

劉寵字祖榮自會稽太守徵將作大匠山陰民去治數十里有若耶水在山谷間五六老翁年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賁百錢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寵在會稽號為取一錢其清如是

案寵見謝書中數語范作山陰縣有五老叟龐眉皓髮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齋百錢以送寵雖覺繁鍊頗減色澤

後漢書 卷九十九 會稽徐氏鈔本 司馬書

劉寵除東平陵令是時民俗奢泰寵到官恭儉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歸百姓士女攀車距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輕服潛遁

案范書同注云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夫邑以三字名故所希有然考范郡國志濟南亦無東平陵

楊琳

楊琳為茂陵令蝗不入茂陵界

案范書闕

宣秉

宣秉字巨公拜大司徒司直清白篤義得祿收養內

外宗族

案秉馮翊雲陽人分祿贍宗即孔子教原思之旨宋范文正義田意亦如此

宣康字巨公遷司隸校尉奉法遵典督察姦邪務舉

宏綱正大體濶畧細微其政嚴而不苛百官肅然京

師清靜

案康字形類秉故傳訛也范畧

馮魴

馮魴為魏郡太守以高第入代趙燾為太僕

案魴見東觀記

王苑

後漢書補遺

卷九

司馬書

下

會稽徐氏鈔本

王苑字孫仲安貧茅屋蓬戶藜藿不饜

案范書闕

梁冀

扶風人王孫奮居富而性吝梁冀自以馬乘具遺之從貸錢五十萬奮以五百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劾奮母為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于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

案冀兄東觀記王孫范作士孫是三輔決錄注曰士孫奮字景卿少為五官掾起家得錢貲至一億

七千萬

冀改輿服制卑憤袂冠又作擁身扇

案卑范作埤注云埤下也音頻爾反

尹敏

尹敏為長陵令以縣倉漏三所自免

案敏見東觀記范書載敏以不捕友人周慮故免官與此不同

李固

陽嘉二年詔公卿舉敦樸之士衛尉賈建舉固

案固見謝書時以災異存至故有此舉范不載

順帝時所除官多不次李固奏免百餘人既怨共作飛章誣固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盤旋偃仰曾無慘怛之意

案時郡小希梁冀旨共作飛章誣奏范書全載其
文及讀吳祐傳則此章乃馬融筆也祐責融曰李
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
人乎然則融真小人儒也

李固為大司農時牧守多宗親有詔特拜不由
選試固乃上表具陳盜賊所由興良由牧守多非其
人焉

案范書此條所闕
當是宦者二字

固遷將作大匠常推賢薦進士

杜喬

喬累祖吏二千石喬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
書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常步擔求師

案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
范書絕不載其好學何也

喬諸生耿伯嘗與鮪同止冀諷吏執鮪為喬門生

案范書冀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
劉鮪等交通請逮案罪遂被害

廉范

廉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
鹵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冬軍士各交縛兩炬三
頭熬火營中星列鹵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
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鹵
自相躡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入雲中

案范見
東觀記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威人家世名族與弟仲海季江皆以孝行著與弟同被卧甚相親友及長相愛不能相離

案今人但知姜被為友于而不知其為純孝于謝書見之矣

耿恭

耿恭字伯宗遷長水校尉其秋隴西羌反恭上疏陳方畧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將五校士三千人

案恭見東觀記恭前在疏勒被圍鑿山為井煮弩為糧萬死一生節過蘇武今茲甫入洛陽亦可小休而討羌一舉老當益壯卒至大忤貴戚終填牢戶殊可惜也

匈奴破離後王安得攻金蒲城耿恭以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漢家箭神中其瘡者必有異因發弩射之鹵中矢者視創皆沸並大驚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案神道設教尤兵家所尚范同

祝良

祝良字邵卿長沙臨湘人

案良見謝書邵卿謝作邵平

班超

超至疏勒求得故王兄子榆勒立之更名曰忠

案起見東觀記起前攻破疏勒立龜茲人兜題為王旋以疏勒不用兜題命故立其兄子

左雄

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于是負書來學雲集

京師

案雄見謝書雄曾定制郡國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今又以童子拜郎蓋彼即強任此方窮經地位迥殊固不可以年齒例也

劉寬

劉寬性仁恕不妄喜怒嘗朝服將朝婢翻羹汚其衣

寬曰得無爛汝手乎更衣而食曾不變色

案寬見東觀記

陳弇

弇以尚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弇翱翔

案范書弇陳留人字叔明受書于司徒丁鴻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補逸卷二十

監察御史姚之駟撰

司馬彪續漢書第八

任延

任延字長孫治京易為九真太守教民牛耕鑄作田器民以利之

案延見東觀記

任延拜會稽南郡都尉時年十九迎吏見其少皆驚會稽多名士延到官皆聘請高行俊又敬以待師友



之禮及掾吏貧乏輒分俸祿以賑給之

案南部都尉東觀作西都尉東觀此條特腴而澤此乃不及

楊震

楊震為東萊太守道經昌邑初震為荊州舉茂才王密密時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人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案震見東觀記四知千古名言今萊州郡堂皇上帝曰四知居斯堂者皆當以關西孔子為師也

楊震種植藍以供食母諸生嘗有助種藍者輒拔更種以拒其後鄉里稱孝

震教授二十餘年州請召數稱病不就

案此乃伯起客居于湖時事後年五十乃始任州郡

楊震數切諫為樊豐等所譖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衣單被裁足蓋形而歸冢次

案范書同夕陽亭下缺飲醢而死句

震後改葬時有大鳥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淚出眾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

案此詳見華書亭作停正作止

樂恢

樂恢除守陽令在職剛直

案恢見東觀記范書無恢為令事

陽球

陽球為司隸校尉奏王甫曹節等權勢因收送洛陽

獄

案球見東觀記球所奏收者王甫及諸閹黨未及
璆曹節後節乃為甫復仇球遂見害東觀及范書
皆同此誤

胡廣

廣舉孝廉試為天下第一旬日拜尚書郎恪勤職事
所掌辦護兼理兩曹轉左丞

案廣見謝書

廣六世祖剛大司農馬宮辟為掾值王莽居攝剛即
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

案宮乃平帝時司農也范同

廣為太守法雄所舉故事孝廉高第三公尚書輒優
之持勞來其舉者于是公府下詔書勞來雄焉

案廣時為散吏法雄之子真自牖
間見廣遂白雄舉之真固知人哉

陳蕃

陳蕃諫桓帝云宮女數千脂粉之耗不可勝數

案蕃見東觀記

陳蕃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徵為尚書令

送者不出郭門

案蕃喪妻鄉人畢至惟許子將不往曰仲子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然則仲舉風裁固自歡歡但

王渙

王渙為河南溫縣令土俗豪強渙到縣舉賢誅滑道不拾遺卧不閉門皆放牛于野

案渙見東觀記渙以侍御史拜洛陽令故能治理若此後世作縣者舉動掣肘方救過不暇何以為治

渙為洛陽令治民履正

案此似有誤字

邊韶

先

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假卧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坐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案韶陳留浚儀人晝寢何誅韶特口辯耳不足取也范列文苑傳坐范作靜為是

張堪

張堪讓先人餘財數百萬與兄子

案堪見東觀記

范丹

後漢書補卷

卷三

司馬書

會稽徐氏鈔本

范丹桓帝時以丹為萊蕪長不到官遭黨人禁錮結草而居有時絕糧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案丹見謝書丹之不任萊蕪以遭母憂故也

桓帝時辟丹為太尉自以狷急不能從俗弊服賣卜于市

案范書時丹辟太尉府非為太尉也一字之訛何翅千里

霍融

霍融上言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不如夏歷合晷景刻漏四十八箭晷景為刻少所違失

案融時官待詔太史所言漏刻事即詔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遠近卒如融言施行蓋官漏率九日移一刻不隨日進退夏曆漏隨日南北為長短密近于官漏也見范律曆志

延篤

李文德素善延篤謂公卿曰延篤有王佐之才欲令引進之篤聞為書止文德曰吾嘗昧爽櫛梳坐于客堂朝則誦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春秋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案篤見謝書叔堅與文德書具載范傳其文雄偉奔放自是傑作此刪錄乃不足觀

黃琬

黃琬方毅廉貞為侍中尚書

案琬見東觀記

張綱

綱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修舉孝廉不就司徒辟以高第為侍御史漢安元年拜光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八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案行天下貪廉墨綬有罪便收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惠清忠名振郡國號曰八雋是時大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人皆奉命四出唯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不去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

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安居阿保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饕甘心好貨縱恣無厭多樹謠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於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御京師震悚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冀兄弟權重於人主順帝雖知綱言不誣然無心治冀冀深恨綱會廣陵賊張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冀欲陷綱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若不為嬰所殺則欲以法中之前太守往輒多請兵及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

兵馬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示以禍福嬰大驚懼走欲閉門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語其長老素為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請嬰嬰見綱意誠即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其疾苦禮畢乃謂之曰前後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卿郡遠天子不能朝夕聞也故民人相聚以避害二千石信有罪矣為之者乃非義也忠臣不欺君以自榮孝子不損父以求福天子聖人欲文德以來之故使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也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

子赫然發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人數為二千石所侵枉不堪其困故遂相聚偷生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但恐投兵之日不免拏戮耳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乎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沒齒爵祿非所望也嬰雖為大賊起於狂暴自以為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詣綱降綱悉釋縛慰納謂嬰曰卿諸人一旦解散方垂盪然當條名上之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

不願以穢名汙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為安處居宅子弟欲為吏者隨才任職欲為民者勸以農桑田業並豐南州晏然論功綱當封為冀所遇絕故不得侯天子美其功徵欲用之嬰等上書乞留

在郡二歲建康元年病卒官時年三十六嬰等三百餘人皆衰杖送綱喪至洛陽葬訖為起冢立祠四時奉祭思慕如喪考妣天子追念不已下詔褒揚除一子為郎

案綱見謝書此續書全傳本文大畧與范同范多諫委縱宦寺一疏文但平順故續書刊去耶又范傳與此篇句語時有異處如范云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

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云冀先極鋪賊人函燄方見太守平寇之難下三句尤以隱雖生妙績書冀欲陷綱及若不為嬰所殺諸語皆冀胸臆間事徑露反覺減味耳請兵一

段范云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則簡潔勝矣後段范作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數語更約而該續書作綱言仿左氏至嬰答乃查拖不休自可刪却總之司馬擬書多以文勝范集眾美而刑潤之自能詳畧得宜其行文亦往往入勝地也

吳佑

佑年四十餘乃為郡吏

案佑見東觀記佑諸本皆作祐季英以二千石子而身自牧豕及為郡掾年已四十其貞不可及也

郭泰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學為城

阜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
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
及卒蔡伯喈為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慙容
惟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
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

案泰見謝書碑銘一事中郎尚不免有愧何况後
人朱子因人求墓銘曰吁嗟身後名于我如浮烟
人既死了又要這物事做甚又信州一士人為其
先人求墓銘朱子不許請之不已又却之臨別舉
指云贈公務實二字世之操文章
之柄而貪諛墓金者得不愧乎

楊賜

楊賜以病罷居無何拜為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

案賜見
東觀記

承宮

承宮琅邪人也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人就認之
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位至左中郎將侍中

案宮見
東觀記

宮少孤為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
宮過好之因棄其豬而留聽經豬主怪其不還求索
得宮欲笞之門下生禁止因留之

案范書甚畧不
如續書之細寫

宮嘗出行得虎所投鹿持歸肉分門下取皮上師師

不受宮因棄之人問其故宮曰既已與人義不可復取

案宮時方為諸生執苦而其取與若此真不負聽經者范不載

單于遣使求得見宮宮曰夸狄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寢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示之也

案范無形寢及長大字則似宮竟一無威儀人矣則刪節之不當也

宮子壘官至濟陰太守

案范不載

應志

志字仲節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

案范書有九江賊蔡伯流等率眾詣徐州刺史應志降即此推其世次固應奉之雁行也

桓典

桓典字公雅為侍御史是時宦官亂政典執法無所迴避常乘驄馬京都畏之為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

御史

案典見東觀記

陳寔

陳寔舉灼然為司徒屬遷太丘長

案寔見華書范稱寔以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繼以期喪去官復再遷太丘長與此不同灼然應是當時選舉名目

孔奮

孔奮守姑臧長治有異道時天下擾亂河西獨安而姑臧市日四合為河西富縣每前長居官數日輒致貲產奮在姑臧四歲財產不增奮素孝自來為長時供養至謹在姑臧惟母極膳妻子飲食但葱韭

案奮見東觀記餘同

奮守姑臧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于大門敬以師友

案白帖作太守梁竦未知孰是官屬之禮自有一

大清會典具載文武相見儀注不可紊越今外吏凡屬員謁上官過為謫屈匄曲踧比于奴隸一人

作備百不敢違不知身有崇卑均為朝廷臣子何苦自辱乃爾而大吏竟受之不疑其于臣無有作威作福之義何也陳蕃為光祿勳猶以公禮格范滂彼賢如梁河西者有幾人哉

奮以仁義為治抑強扶弱

徐孺子

陳蕃胡廣上疏薦徐孺子等曰伏見處士豫章徐孺子彭城姜肱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輝日月矣

案孺子名稱見謝書君前臣名薦疏不應稱字蓋當時作史者以南州高名不敢斥之今相沿已久故竟標以徐孺子

范滂

范滂字孟博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飢荒盜賊群起乃以為清詔使按察之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案滂見謝書漢官儀曰光祿舉敦厚質樸遜讓節儉為四行范同

滂少勵清節為州里所知為清詔使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壓塞眾議

案此即後世巡按御史之職今此官裁汰已久權盡歸督撫矣苟督撫皆能如范孟博何必多代巡也

滂坐繫黃門北寺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帝如其有罪

祭之何益眾人由此止也

案范書同

宋則

宋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爽深以為美時人亦服焉

案范不載

楊璇

靈帝時楊璇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滑賊相聚璇乃特製馬車數千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繫布索

于馬尾又為兵車專毅良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

案琬見謝書范同

皇甫規

皇甫規以西羌之叛為中郎將討納叛羌

案規見謝書威明畸人蓋捨戟與毛錐並用者非但善將兵而已

張奐

張奐拜太常卿設職官科限素有清節當可否之間

強禦不可奪也

案奐見東觀記奐才品與皇甫規相將而為中官所賣助誅蕃武雖辭封塞咎不能贖也

張奐字雅通以大司農轉太常病不任行免職

案奐雖曾以司農轉太常然未嘗以病免且奐字然明亦與此異豈又一張奐耶

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羌豪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上金渠八枚奐受之而召主簿于諸羌前以酒醉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

案此與東觀記同

竇武

桓帝時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評不避賢豪及
大姓案武字游平與陳蕃合策戮力惟德是建咸得
其人豪右大姓皆絕望矣

案武見謝書此
載范五行志

朱穆

穆舉高第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
賁置弓階上公卿下階皆避之穆過呵虎賁曰執天
子器何故投于地虎賁怖即攝弓穆劾奏虎賁抵罪
公卿皆慙曰朱御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

案穆見謝書此段較
謝更爲得曲至如画

龐參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官至太尉

案參前守漢陽時解郡人任崇之言果
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亦賢者也

李燮

李燮拜京兆詔發西園錢燮上封事遂止不發吏民
愛敬乃謠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
柔不茹愛如母訓如父

案燮見謝書德公剛直可云世忠
民謠絕不類東京人筆范不載

傅燮

燮軍斬賊三帥卜巳張伯梁中窻等功高為封首

案范書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燮所破張角之黨功多當封以疏劾中官趙忠等因訴譖之僅不加罪而已後為漢陽郡守節而死

蓋勳

勳曾祖父進漢陽太守祖父彪大司農

案勳見謝書

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酒泉黃雋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雋勳為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勳勳謂雋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為子言吾豈賣哉終辭不受

案范書稱勳不以私怨殺蘇正和及正和詣謝而勳又怨之如初蓋勳之公正類如此此條范不載

隴右刺史左昌坐斷盜徵以扶風宋泉代之勳屢諫泉泉不從

案泉范作泉古人命名即不論何至以泉惡稱從泉為是斷盜謂割截也至數千萬故徵

是時漢陽叛人王國眾十餘萬攻陳倉三輔震動勳領郡兵五千人自請滿萬人因表用處士扶風孫瑞為鷹鷂都尉桂陽魏傑為破敵都尉京兆杜楷為威鹵都尉弘農楊儒為烏擊都尉長陵第五雋為清寇都尉凡五都尉皆素有名悉領屬勳每有密事靈帝以手詔問之

案此條范不載勳後遭董卓之暴公卿莫不卑屈惟勳長揖爭禮其傑士與

荀淑

淑對策刺梁氏故出補朗陵侯相

案淑見張記范書但言譏刺貴
倖為梁冀所忌正以隱躍生妙

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為師為朗陵侯相號稱神君

案范書稱師事朗陵者
又有李固無王暢名

韓卓

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案卓見袁
書餘同

應劭

劭字仲援

案劭見東觀記劭字范作仲遠章懷云應
氏譜同惟漢官儀又作仲瑗未知孰是

劭又著中漢輯叙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

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

之官至泰山太守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即瑒之父

案劭自是東京著作手漢人文集行世以碑銘賦
頌為先劭之所輯皆所以嘉惠來學者不徒以詞

章重也

趙岐

趙岐字臺卿獻帝以為太僕持節安慰天下

案岐見謝書即趙嘉也岐時副馬日磾撫慰
天下袁紹劉表等皆拱聽岐言王室小安

鄭玄

鄭玄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迎送

案鄭公見謝書

鄭玄少為鄉嗇夫得休不歸嘗詣學宮不樂為吏父

數怒之不能禁嘗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

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

案康成千載大儒而其學業淵源皆有所自世固無生而知之者也

大將軍何進辟鄭玄玄以進權威不敢遜意不得意

而詣之進為設几杖待之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

巾見一宿逃去

案康成此時已知何將軍之必敗故不受辟也范書作州郡以進權威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較妥

玄夢孔子造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

寤以讖言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而卒

案歲至龍蛇賢才嗟此讖語也見北齊劉晝高才不遇傳

蔣詡

蔣詡字元卿父喪弔者盈門後母疾之不得止舊廬

自作小菴于側往如舊

案范書闕

蔡邕

邕通達有雋才博學善屬文伎藝術數無不精綜任
至左中郎將為王允所誅

案邕見謝書葉向高云王允之誅邕五不違廢紀
一也滅典二也行己私三也失人望四也垂刑罰
之中五也允其險
乎允乎惡乎免

史弼

弼父敞為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條教見稱于三輔

案弼見謝書范稱敞以佞辭至尚書夫公謙公直
當由庭誨佞辨何指乃削其賢尹之聲范過矣

孔融

融孔子二十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太山
都尉融幼有異才時河南尹李膺有重名勅門下簡

通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
歲欲觀其為人遂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
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
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
融與君累世通家也眾坐奇之僉曰異童子也大中
大夫陳煒也後至同坐以告煒煒曰人小時了子者
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
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為偉器山陽張儉以
正為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為刊章下州郡捕儉儉
與融兄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

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為
君主耶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
得脫走登時收融及襄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
融當坐之襄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
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令襄坐焉
融由是名震遠近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並以俊
秀為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
過之司徒大將軍辟舉高第累遷北軍中候虎賁中
郎將北海相時年三十八承黃巾殘破之後修復城
邑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璆為方正邴

原為有道王修為孝廉告高密縣為鄭玄特立一鄉
名為鄭公鄉又國人無後及四方賢士有死亡者皆
為棺木而殯葬之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
不及見乃令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在郡六年劉備
表融知青州刺史建安元年徵還為將作大匠遷少
府每朝會訪對輒為議主諸卿大夫寄名而已

案融見張記融志大名高為操所憚操故害之綱
目特書操殺而不去其官有以也子瞻有言文舉
以英偉冠世之姿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
此人中龍也與曹操鬼蜮之雄勢不兩立如天未
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狄兔耳良然此條乃續書本
文與范書大同但少者耳筆力工拙亦近惟答陳
煒云觀君所言將不
早慧乎語較簡隋

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術僭號太祖與彪有隙因是
執彪將殺焉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太祖曰楊公累
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
氏之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太祖曰國家之
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
耶今天下纓綬搢紳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
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措枉致之雍熙耳今橫殺
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
當褰衣而去不復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

案此見范楊彪傳後北海被害時乃無一人援救者彼小兒楊德祖亦爰爰矣老瞞之罪可勝誅乎

橋玄

玄字公祖嚴明有才畧長于人物

案公祖見張記

橋玄為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
公位而薦球為廷尉

案陳廷尉素剛正即竇太后配祔一事操議甚健乃知橋公之薦非徒博舉不避仇之名也

司馬朗

朗祖父儁字元異博學好古個儻有大叔度長八尺三
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
焉位至潁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雖閒居

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
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
都尉養志閤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
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
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
朗最長次即晉宣皇帝也

案此乃續書序傳故其文特詳
朗字伯達河內溫人魏志有傳

鄭渾

渾高祖父衆字子師大司農衆父興字少贛諫議大
夫

案渾字文公河南
開封人魏志有傳

皇甫嵩

皇甫嵩領冀州牧請一年租賑飢民民歌之曰天下
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
居

案嵩見
謝書

嵩舉孝廉為郎中遷霸陵臨汾令以父喪遂去官

案范書
不載

皇甫嵩為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共發五
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半共

討潁川黃巾賊有大功

案嵩討黃巾使張角傳首京師餘黨悉殄厥功甚偉范詳

董卓既誅嵩拜太尉以日有重珥免

案董卓之亂雖非嵩釀之然在陳倉卓可收而不收校尉之微嵩可以不起而竟赴平使東京板蕩中原陸沈雖曰天運亦人謀之不臧耳日珥范作流星

申屠蟠

申屠蟠九歲喪父孝毀過禮服除不進肉十餘年每

忌日輒三日不食

案蟠見謝書范同

蟠同縣大女緱玉為從父報仇殺夫人之從母兄李

士姑執玉以告吏令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極諫之

得減死論

案王之報讎范作為父是父一而已不共戴天則理在必報若為從父而報則論殺未為不當蟠何諫焉今命案例分故殺誤傷守令監司議其獄撫軍數之無軍擬以入告大司寇又數之其有彼此格鬪迫于救父母而誤殺人者多奉旨着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乃得以減死論蓋慎重若此則生者不枉死者亦不至含冤也

董卓廢立徵荀爽為司空韓融為尚書陳紀為侍中

惟蟠不到

案爽等後為賊卓所迫或僅以身免蟠之明哲已早知之矣

陳郡

司馬書

會稽徐氏鈔本

陳郡父子並著高名世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
旌命羔雁成群當時靡不榮之

案群字長文為魏司空父紀祖父寔世所稱公慙
卿卿慙長者也此三君入非顧厨俊及之三君

袁逢

袁逢為三老賜玉杖

案逢見
華書

盧植

植字子幹少事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植剛毅有大
節嘗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不應州郡命召
建寧中徵為博士出補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

章句禮記解詁稍遷侍中尚書張角起以植為北中
郎將征角失利抵罪頃之復以為尚書張讓劫少帝
奔小平津植手劍責數讓等讓等皆方兵垂泣謝罪
遂自殺董卓議欲廢帝眾莫敢對植獨正言語在卓
傳植以老病去位隱居上谷軍都山初平三年卒太
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北中郎將盧植
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楨幹也昔武
王入殷封商容之間鄭喪子產而仲尼隕涕孤到此
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于人敬遣丞
掾修墳墓并致薄醊以彰厥德植有四子毓最小

案植見袁書植攻黃巾以小黃門之譖故檻車就
徵後皇甫嵩平賊盛稱植行師方畧因復拜尚書
此所載簡畧不明太祖北征字于
史體不合范作曹操北討為是

盧植能飲一石不醉

郝慮

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也少受學于鄭玄建安初為

侍中

案獻帝時以光祿勳祕慮為御史大夫後同華歆
勒兵弒伏后不知其所學何在適足玷鄭公之門
耳孔融稱其僅可
與立立固如是哉

唐珍

珍中常侍唐衡弟

張顥

顥中常侍張奉弟

案珍顥二人皆以貨取位
故續書及之亦見魏志

楊彪

彪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為三公恥為魏臣遂稱足
擊不復行積十餘年帝即王位欲以為太尉令近臣
宣旨彪辭曰嘗以漢朝為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
寸之益若復為魏臣于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帝不奪
其意黃初四年詔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位
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上章固讓帝不聽又為門施

行馬致吏卒以優崇之年八十四以六年薨

案彪見華書楊公四世清德魏武誣以大逆後又殺其子修怨毒甚矣今乃欲以腐鼠嚇罵何其悖也又續書乃漢統不當稱魏為帝蓋當時以司馬承魏比義唐虞彪固懿親遵而不改惟習鑿齒作陽秋獨以司馬氏應繼漢且作論云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又云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此真卓然有史識者司馬涑水作資治通鑑猶以魏為正統至朱子綱目出而其義乃大明矣帝即王位旬宜作魏文受禪觀范書可知

彪代董卓為司徒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時袁術僭亂操

托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

案此詳見孔融傳

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太尉

彪乃祖以來世著名績其賜公延年杖延請之日便

以杖入也

案范書但言賜几杖而已不詳載

楊彪博議多文著作東觀

孟郁

郁中常侍孟賁之弟

案郁洛陽人蜀志有孟光為漢太尉孟郁之族郁事別無他見

孫程

程徙封宜城侯既到國怨恨恚慙刻為印封還印綬

案程見東觀記

後漢書補逸

卷二十一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補逸卷二十一

監察御史姚之駟撰

司馬彪續漢書第八

朱儁

儁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為郡公曹察孝廉舉進士以討黃巾功拜車騎將軍累遷河南尹董卓見儁外甚親納而心忌之儁亦陰避焉關東兵起卓議移都儁輒止卓卓雖憚儁儁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副儁被召不肯受拜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



後漢書補逸

卷二十一

會稽徐氏鈔本

司馬書

望成山東之結臣不見其可也有司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儁曰相國董卓為臣說之臣聞之于相國有司不能屈朝廷稱服焉後為太尉李催郭汜相攻劫質天子公卿儁性剛即發病而卒

案儁見謝書儁辭副相後尋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及卓既誅催記作亂陶諫與諸豪傑共推儁為太師同討催等奉迎天子而儁反就催徵復為太僕尹起莘譏其屈身從逆忠智俱失良不誣也辭副相一段范書語稍詳此深得減字法

劉繇

繇父與一名方山陽太守

案劉繇字正禮東萊阜平人見吳志

繇祖父本師受經傳博學群書號為通儒舉賢良方正為般長卒官

何進

進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屠家子父曰真真死後進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有寵光和三年立為皇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黃巾起進拜將軍

案進南陽宛人

何進欲誅中常侍趙忠等乃詐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數千人為賊于河內稱黑山伯以誅忠等為辭燒平陰河津幕府人舍以怖太后

案進為勳戚元輔不能以誠動太后乃招賊焚劫毒民脅主卒使漢室崩壞誰之咎與

袁紹使客張津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為海內除患進以為然遂與紹結謀

案進謀誅宦寺紹實贊之而進以猶豫不決卒至身喪國危是不能盡聽紹言之故也

劉虞

是時用劉虞為幽州劉焉為益州劉表為荊州賈琮

為冀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為牧伯各以本秩居任舊典傳車參駕施赤為帷裳

案虞見謝書

周群

建安七年越嵩有男子化為女人時群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鶉尾荊州分野郡以為荊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荊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群以為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

宋建據抱罕明年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
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
曹公攻漢中張魯降

案群字仲直巴西閬中人少受學于
父舒專心候業言多奇中蜀志有傳

董卓

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司空荀爽俱詣卓卓言昔高祖
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
一世案石苞室讖宜復還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
應者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
之宜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作三篇以曉之往者王

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殘害百
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
者也今方建立聖主光隆漢祚而無故捐宮廟棄園
陵恐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糜沸蟻聚以致擾亂石
苞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曰楊彪公欲沮
國家計邪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峻函險固國之重防
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處
作磚瓦一朝可辦宮室官府蓋何足言百姓小民何
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
恐佈失色琬謂卓曰此大事楊公之語得無重思卓

罷坐即日令司隸奏彪及琬皆免官大駕即西卓部
兵燒洛陽城外百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
府庫民家城內埽地殄盡又收諸富室以罪惡沒入
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可勝計

案此條見華書其范書入楊彪傳中華與范俱作
兩問兩答後入卓作色語如見當日情事似更勝
也合觀三書之筆華排司馬濟滌
范簡雋今之史也耀文則范優矣

劉備

劉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王靖王勝之後

案昭烈正位蜀漢親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
陳壽志三國僅以列國待漢已不知正統所在今
續書乃併之列傳直署姓
名是不如春秋之義若也

曹騰

騰父節字元偉素以仁厚稱鄰人有亡豕者與節豕
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豕主
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節笑而受之由是鄉黨
貴歎焉長子伯興次子仲興次子叔興騰字季興少
除黃門從官永寧元年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
從官年少溫謹者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
愛騰飲食賞賜與眾有異順帝即位為小黃門遷至
中常侍大長秋騰在省闈三十餘年歷事四帝未嘗
有過好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

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皆
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計吏修敬於騰
益州刺史种暲於函谷關搜得其牋上太守并奏騰
內臣外交所不當為請免官治罪帝曰牋自外來騰
書不出非其罪也乃寢暲奏騰不以介意常稱歎暲
以為得事上之節暲後為司徒語人曰今日為公乃
曹常侍恩也騰之行事皆此類也桓帝即位以騰先
帝舊臣忠孝彰著封費亭侯加位特進太和三年追
尊騰曰高皇帝

案騰沛國譙人范列宦者傳此乃曹魏受禪後增飾誇美司馬因之珠不足據

曹嵩

嵩字巨高質性敦慎所在忠孝為司隸校尉靈帝擢
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為太尉黃初元年追尊嵩
曰太皇帝

案嵩亦見范書曹騰傳袁術檄文稱操父嵩乞句
攜養魏志亦云嵩為騰養子莫能審其生出本未
曹騰傳云嵩夏侯氏之子其淵源可西如此章懷
注云續漢志云靈帝時賣官嵩以貨得拜大司農
而此又稱其代崔烈為太尉則亦銅臭之續耳此
條出裴松之魏志注不知何所徵據以為敦慎忠
也考

封禪刻玉

建武二十二年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故事議

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刻玉璽一枚方三寸玉版方五寸

案封禪事見東觀記世祖屢降明詔謙讓不遑而諸臣固請之且以識文迎合豈以元封故事為聖祖舊章耶

封石

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梁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之以為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明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受命之義

案范書同今岱頂無字碑世傳為秦始皇立辨之之者曰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不當又有

此碑且史記云始皇上泰山立石封記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封禪書則云武帝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此言立石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其說近似然風俗通載考武時立石泰山顛石高二丈一尺刻之云云合十一句四十五字據此則漢碑亦未嘗無字也駟意無字碑非碑也即范志所稱用方石再累置壇中其中藏石牒玉檢者不則即長一丈厚一尺之距石也相傳一巡方惡其疑天下命撤之甫動其蓋雷風驟作說雖近怪然其中斷斷無疑

趾石

封禪太山又有趾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

案趾石范作距石

祠泰山

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于泰山下
 或曰泰山雖已從食于柴祭今親升告功官有禮祭
 于是使謁者以一牲特于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如
 親耕耤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

案常祠泰山處意即岱廟也今廟在山麓壯麗特甚中有斯篆邕隸漢柏唐槐其餘名蹟甚多而山巔祠宇以祀碧霞元君世人以為泰山府君之女芳張華博物志有泰山神女避灌壇令事于寶搜神記云後漢胡母班為泰山府君致書于女婿河伯則泰山有女不証不必如後世文人曲引黃帝遣玉女之事以附會之耳元君廟香火甚盛不供稅驗單不得入觀猴廟元奉定帝碑有云每年燒香的頭不得來香錢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者詞雖鄙俚然可知當時香錢未嘗入官也

改元

以建武三十二年為中元元年復博奉高贏勿出元
 年租芻藁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

案自古帝王多改元以應符瑞雖光武亦且不免今上以康熙紀元歷五十餘年未嘗一改將來春秋歷數傳之無窮豈非千古盛德事

刻石

正月詔梁松等復案索河洛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
 松等列奏乃許焉使太山郡及魯趣石又直取完青
 石無必五色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遣
 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

案范志全載刻石文中
多據引緯書殊不足採

金泥玉璽

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

案范志同袁宏云神道貞一其用不煩故藉用白茅器用陶匏然則封禪之禮簡易可也白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斯言良然

親封

時御輦升山日中後到上即位于壇南北面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藏玉牒已以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畢皇帝再拜禪祭地

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群神從祀焉

案此詳見馬第伯封禪儀記驪山火焚茂陵地金函玉檢安在哉故後世人主以不封禪為高

三老五更

養三老五更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三公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皆服絺綌大袍單衣阜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

案此見范禮儀志三老五更之解世多聚訟康成注禮記曰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

三辰五星又一注曰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應助漢官儀曰三者道成于天地人老若久也舊也五者訓于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更相代其能以善道改更己也宋均注孝經援神契曰三老

後漢書前卷
司馬書
會稽徐氏鈔本

老人知天地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
蔡邕明堂論曰更應作史書者以相似誤耳數說
未能決是
蔡論近之

祠南郊

正月上丁祠南郊

案上丁取後甲三日之義
與上辛先甲一也范同

高禘

仲春之月立高禘壇祀以特牲

案范志
壇作祠

養老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

杖鋪之以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玉杖長九尺端以
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

案古者最重養老之禮自膠庠闕制惟東漢稍為
近古此禮不行已數千載近世鄉飲一制稍存具

文今
天子加意者為于康熙五十二年癸巳

萬壽時賜宴賜銀命天潢執爵恩禮特至
皇乎盛乎養老之典蓋與虞燕夏饗同其隆矣

準代管

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律列以物氣道之本也術家以
聲微而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

案準亦作准其形如瑟十三弦隱間九尺取其分
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
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
徵羽類皆小清其制出自京房也

天竺國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大月氏東南修浮圖佛道以成俗不殺伐其國有諸香石蜜胡椒薑黑鹽和帝時每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乃絕

案此見范西域傳世德傳明帝夢見金人遣使問佛道法遂于中國圖畫形像即此國也

人死復生

獻帝初平中長沙人姓桓死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為陽下人為王其後曹公由匹庶起

案此見范志五行

萬金堂

中平二年造萬金堂于西園

案堂名萬金與臺惜百金者相去何如

濯龍園

濯龍園在洛陽西北角

助蠶

貴人助蠶瑋瑁釵加簪珥

案丁孚漢儀皇后親蠶之禮最盛故助蠶之節亦然

靈臺

靈臺者乃周家之所造臺也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

所藏也

案靈臺見前

玉鈎玦

桓帝時光祿吏舍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鈎玦鈎

長七寸二分玦五寸四分各一枚身中皆雕鏤

案寶器入土久必自出今秦漢玉鈎玦多有藏玩何足紀也

孔雀

西南夸曰滇池出孔雀西域條支國出孔雀

案今滇池在雲南府城南非復夸地矣

大寒

北

元和六年冬大寒孔海東蔡琅邪井中冰厚尺餘

案冬日地氣下騰故井水恒溫雖燕山直北見寒時汲井其氣如蒸也冰厚尺餘毋乃過實

日行

日行南陸謂之夏日行北陸謂之冬

案二語見池厝法志

至日

至日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均度晷影候

鐘律權土炭做陰陽也夏至止鼓鑄

案范志載八能士禮儀甚煩夏至亦然

送故

語案漢書作樂均古韻字

季冬星回歲終勞農享臘以送故也又十二月立土牛六頭于國都郡縣城外丑地送大寒

案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會建丑丑為牛寒將極故出其物類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

作曆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璿璣之運三光之作道之發歛景之長短斗綱所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

案范曆法志首段與此同

四分曆

黃帝徵能術者為四分之曆

詔張盛京房鮑業等以四分曆請與待詔楊岑等共課歲餘盛等所中多四分之曆始頗施行

案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古黃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太初曆始行百餘年失天益遠韶疏引洪範五紀論曰民間亦有黃帝諸曆不如史官之明即四分曆之法也此詔在永平五年時猶未能遽改至章帝元和中始下詔改行四分復古制吳京房前漢人考范志作景防是業作郭

晷景長短

立夏之日晷長四尺二寸八分

日道歛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至焉

案此亦見范志前條

六宗

平帝元始中謂六宗為易卦六子之氣水火雷風山澤也光武中興遵而不改至安帝即位初改六宗為天地四方之宗祠于雒陽之北戌亥之地

案六宗見東觀記

日食

建武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在危八度虛危齊地賊張步擁兵據齊至五年乃破三年五月乙卯晦日有食之在柳十四度柳河南也時樊崇謀作亂其七月伏誅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史官不覺郡以聞

案日食之故自漢末劉洪作乾象曆稍發明之然交食之法猶未詳著至陳張賓始分內外限隋張肅元始得其當食不食之由宋沈括以為黃道與月通如兩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為之食正一度相對則月為之食其說甚明蓋同在一度則日在上月魄在下掩之故非朔不食正一度相對則地影蔽月謂之闕虛故非望不食然而交食必護者亦敬天之怒之意耳

國朝設欽天監先期推算時刻分抄內外諸司皆臨時救護正此意也建武時曆學未精其日食占驗尤不足據

社稷壇

光武立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皆方壇四面及中各依方色無屋有墻門而已

案范志無四面句馬融周禮注曰王者五社太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栢西社九里惟栗

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此蓋
又以五色土依其方面而立之耳

大魚

東萊北海海水溢時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
餘

案今海濱居民有以魚骨架屋者
又以骨節作臼舂米不足異也

葦方筭

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筭為裝具時有識者竊
言葦筭郡國讞篋也後黨人禁錮會赦有疑者皆讞
廷尉人名悉入方筭中

案此條文筆簡
淨大勝先志語

女子復生

武陵女子李娥年六十餘死瘞于域中有行人聞冢
中有聲告家人出之

案范志女子死十四日
復活詳見千寶搜神記

呂母子

呂母子名育為^海檄犯罪

案呂母事
見東觀記

荊州牧

牧某攻新市兵大敗欲北歸隨武等復遮擊之鈞牧
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不敢殺牧

案荆牧史闕其名范畧見
更始傳中續書當同之

考城

考城故菑

案陳留風俗傳章帝
惡菑名改為考城

漁涪津

捷為部南安縣有漁涪津在縣北臨天江南

案范載吳漢與公孫述將
戰于漁涪津即此地志闕

太白入斗

永初二年正月己亥太白入北斗中以為貴相凶也
又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鄧太后專政也

案范書揚厚傳鄧太后問厚灾異厚以為諸王子
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各還本國太后從之星尋
滅不見又剋水退
日期皆如所言

客星

閏十月十七日夜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

西南

案郎顛對尚書七事之五即此顛言變見西方亦
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恐立秋以後趙魏
關西有羌寇
之患後果然

駕驢

帝駕四驢躬日操轡京師轉相放效夫驢者乃服重
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

駕之乎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

案時驢價乃乘馬齊執政如驢無怪驂駟之困于鹽車也

兩頭兒

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以為不祥墮地棄之其後政在私門上下無別兩頭之象

案范志同

異草

郡國生異草其狀龍蛇鳥獸頭目毛羽足翅皆具是歲黃巾賊起漢遂微弱

案范志以為此草妖也風俗通曰草亦作人狀操持兵弩萬萬備具

雀

懷陵上有雀萬數悲鳴鬪殺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者還自相害也

案范志此為何進及諸大臣滅亡之徵

侯非侯

時京師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案獻帝未有爵號為段珪等所執公卿百僚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還

案印范志作芒

后服

皇太后皇后入太廟服紺上阜下蠶青上縹下隱簪
珥珥璫垂珠也又皇后太后簪以玳瑁長一尺端為
花勝左右各一橫簪之

太后入廟為花勝上為鳳以翡翠為毛羽

案此乃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制連皇后者誤

太子車

皇太子安車朱輪青蓋畫轡文輶五彩

案此見輿服志皇子同

拜諸侯王

拜諸侯王之儀百官會位定御史授璽綬

儺

先臘一日儺逐疫鬼冗從僕射將之逐惡鬼于禁中

案儺禮詳見范禮儀志

詔獄

武帝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先皆省惟廷尉及洛陽
有詔獄

龍鱗

龍鱗御刀也

案范志載佩刀有魚鱗名

印璽

印璽玉玉押銀鏤文貴人長公主銅鏤

救日

日有變割羊以禮社用救日變執事者冠長冠衣阜單衣絳領袖綠中衣絳袴絰以行禮如故事

案白虎通曰日食必救之陰侵陽也公羊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漢世近古故有割羊之制

宗祀

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于明堂以配五帝時群僚籓輔宗室子孫衆郡秦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

祠老人星

仲秋祠老人星于國南郊

案是月行養老之禮故有是祠范志祠作祝

嘉瓜芝草

安帝元初三年平陸有瓜異本同蒂共生一瓜時以為嘉瓜章帝建初五年零陵獻芝草

冠

安帝立皇太子令謁高祖廟大夫從冠兩梁進賢洗馬冠高山

案進賢冠古緇布冠也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高山冠一日側注

陪奉祀者祀之謝也祠祀聲相近

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以纚為展簫鍱柱卷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

案胡廣說曰左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居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荀綽晉百官表注曰鐵柱言至厲直不曲撓

虎賁武騎皆鶡冠以其鬪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

案荀綽百官表注曰冠插兩鶡今制羽林冠戴孔雀翎次者藍翎

步搖

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桂枝相紉八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

諧不諧

更始時南方有童謠云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後更始為赤眉所殺是不諧也光武由河北而興是得之也

案范志同南方作南陽

野蠶

建武二年野蠶成繭野民收其絮

案此見范光武紀

星主

牽牛主關梁織女主瓜果

迎氣

立秋迎氣西郊樂奏黃鐘之宮歌西顛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訓也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白絕早領綠中衣迎氣西郊立冬之日衣皂衣迎氣北郊亦如

之

案范志迎氣奏樂惟先立秋十八日迎氣黃郊有之黃鐘之宮乃中央土之律西郊迎氣安得用此

至于西顛之歌又屬秋令故補志作歌帝帝臨冕云云續書屬之立秋此則誤也

腰

武帝令天下腰五日蔡邕曰貍獸嘗以立秋日還食

毋猛蟲搏擊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

案此應是續書范志有貍劉之禮即此也亦作貍腰

冬至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

正朝

正朝受朝賀二千石以上稱萬歲

案玉燭寶典曰正月一日為元日亦云上日亦云正朝亦云正朝亦云正朝

朱索連葷

仲夏之月陰氣萌作恐物不秣其禮以朱索連葷菜

彌牟僕盪鍾以桃邱書文以施門戶代以所尚為飾

案范志夏后氏金行作章芟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

亭

張為周地星亭于張東南行即翼軫之分翼軫楚地是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春陵攻南陽斬阜賜等殺其士眾數萬人光武都洛陽居周地除穢布新之象

案范書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亭于張即此甄阜梁丘賜皆王莽大將

振

新豐有鴻門亭振城

案范書更始使李松軍振以拒赤眉即此城

小長安

濟陽縣有小長安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

射犬聚

野王縣有射犬聚故城

務鄉

弘農有務鄉

案范書更始遣李松等與赤眉戰務鄉即此

水溢

元年水溢壞城寺室屋殺人時梁太后攝政兄冀枉
殺李固杜喬

大鳥

濟陰有五色大鳥見于已氏時以為鳳凰政既衰缺

梁冀專權皆羽孽也

案樂叶國徽曰似鳳有四並為妖一日鷓鴣二日
發明三日曰蕉明四日曰幽昌東漢所見鳳大概如此

直如弦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
侯曲如鉤謂梁冀胡廣等直如弦謂李固等

案桓帝應作順帝此誤時封侯
者又有趙戒袁湯皆附冀者也

行禘禮

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于高廟序昭穆父
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

案禘者追始祖自出之祖祭于始祖之廟而以始
祖配之不兼群廟之主也陳祥道禮書言禘祭遷
主其坐位與禘祭同此說非是又視允明野記洪
武七年御史卷祿與權請舉禘祭下禮部太常集
議奏以古者世系易尋故有禘自漢唐宋皆不明
言始祖所自出已不可行今國家既追尊四廟所
自出者未有所考恐難舉奉事乃廢然則世祖此
舉但可云合祭高廟而已其于禘禮未有當也張
純所議五年夏禘禮合毀廟存廟之主而
殷祭但免聚訟之譏而已豈真知禘禮乎

天子葬

天子葬太僕駕四輪輅為賓車大練為屋幙中黃門

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上造穿太史卜日將作
作黃腸題湊便房如禮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
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旂長
三仞十有二旒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旒曰天子之柩
謁者二人立乘馬為次太常跪曰哭日十五舉音止
哭畫漏上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曰請拜
送車著白絲三糾紼長二十丈圍七寸六行行五十
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
挽校尉一百人皆赤幘不冠持幡幢皆銜枚羽林孤
兒巴俞耀歌者六十人為六列司馬八人執鐸至陵

南羨門司徒跪請就于房都導東園武士奉入房執
事下明器太祝進醴獻司空將校復上

案此所載儀制甚備問或有與范志不同者俟考

竹柏葉傷

延熹元年洛陽城傍竹柏葉有傷者

火光

九年三月京師有火轉行人相驚譟

案范書襄楷傳楷上疏言柏傷竹枯不出三年漢帝當之火光之占亦然

符拔

符拔形似麟而無角

案符亦作扶章和
中月氏曾進獻

茅田一頃

桓帝末京師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磽案易曰拔茅連茹茅喻群賢也井者法也時中常侍管霸等憎疾海內英賢並見廢銅茅田一頃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厄窮不廢法度也四方纖纖言奸慝不可理也嚼飲酒相強之辭也言不恤王政徒耽宴而已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磽者陳蕃竇武等誅天下大壞也

案范書同第釋語查
拖不如續書簡淨

蔡邕對災異

光和元年詔問曰連年蝗蟲其咎焉在邕對曰易傳云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微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慘生蝗蟲貪苛之所致也又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雌雞化為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將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為雄距而鳴將是后父禁為平陽侯女立為后至哀帝晏

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是為亂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于頭而止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及頭冠或成為患滋大也

案時以災異詔召邕與楊賜馬日彈張華單颺請金商門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執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范書邕傳云事在五行天文志今闕

婦人封君

婦人封君儀比公主白犍駟車帶綬以采組為緄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加其首為帶

雨肉

三年廉縣雨肉似羊肺或大如手五行傳云棄法律逐功臣時則有羊禍時則有赤眚赤祥是時梁太后攝政兄冀專權枉誅李固杜喬天下寃之

案肺范志作肋此建和三年事

不衛宮

司徒韓演司空孫朗以不衛宮下獄止長壽亭減死一等以爵贖之

案時方誅梁冀故有此罰

雨雹

四年京師雨雹誅殺過差寵小人也

案此延熹四年也

長沙賊

五年長沙賊起攻沒蒼梧取銅虎符太守甘定刺史侯輔各奔出城

艾縣賊

艾縣賊乘刺史車屯據臨湘居太守舍賊萬人以上屯益陽殺長吏

案此亦延熹時事艾縣屬豫章

減俸

以京師水旱疫疠藏空虛虎賁羽林不任事者住

寺減半俸

案減俸但及不任事者深得養廉之意

渤海賊

渤海妖賊蓋登等稱太上皇帝有玉印五皆如白石文曰皇帝信寫皇帝行璽其三無文字璧二十二珪五鐵券十一開王廟帶玉綬衣絳衣相署置也

案賊事何必細載范剛為是

沱水龍

時人欲就沱浴見沱水濁因相戲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人間郡欲以為美故上言之

案沱水在巴郡人言生龍乃龍孽也
桓帝昏濁之世多言祥應坐此類耳

春禱

立春之日豎春禱施土牛耕人于門外

案今芒神春牛即此制也

上巳

三月上巳日官人並禊飲于東流水

案禊范志作絮謂之禊也三日曲水擊壤小生固
謬引世忌而束皙援成王秦帝事亦屬附會蔡邕
以為本之論語浴沂韓詩云鄭國之俗三月
上巳之水被除不祥其于禊飲之義為近

改水火

夏至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可去溫病

案夏至一陰始生井底極寒不可下不識古何以
有此令米蘇軾詩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
一時新雖詞人之語然俗
以清明淘井固不謬也

尚書省

光武帝分增三公曹為二公其一曹主歲盡諸州郡
事常侍曹主選舉祠祀民曹主繕功作監池苑囿客
曹主護駕羌朝賀二千石曹主詞訟中都官主水
火盜賊與三公為六曹并一令一僕二人謂之八座

駢

卿以下有駢者緹扇汗青翅尾

符誓

王莽末南方飢饉人掘符訾而食

案符訾范作
鳧訾為是

大將軍

順帝以皇后父梁商為大將軍如三公府置長史司

馬中郎掾二十九人

案順帝隆禮外戚大夫馬鄧遺教
故再傳而梁氏乃底滅亡也

虎文服

虎賁服虎文章服裏色歲獻織成虎文

角端

鮮卑禽獸異于中國者有野馬羴羊角端牛以角為

弓俗謂之角端

案端亦作觶元世祖駐師西印度見大獸作人語
曰此非帝世界宜速還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端龍
星之精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
則安得以角為弓乎一云出休多國角善為弓
李陵帝以此弓十張
遺蘇武无為無據

車

小使車者蘭輿皆朱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
皆迫考案有所敕取者之所乘也

乘輿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皇太子諸侯王
倚虎較伏鹿軾三公列侯安車朱斑輪倚鹿較伏熊

軾

案徐廣曰繆交錯之形也

大行載車其飾如金根加施組連璧交結四角金龍首銜璧垂五采析羽流蘇

輕車古之戰車也不巾不蓋

漢承秦制為乘輿左右吉陽甬鸞雀立衡據文畫

案秦闔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室於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殷曰乘根秦改曰金根

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為輪

奚仲為車正具物以時六材皆良

案奚仲夏人世本云奚仲始作車

賈人不得乘車馬除吏赤蓋杠其餘皆青蓋

案范志上蓋字作畫字下蓋字作云字為是賈人車無蓋

童謠

桓帝末京都有童謠曰白蓋小車何延延

案五行志下有河間來合諧二句此應靈帝初立事

百官奉

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奉月百

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

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

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

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

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斛食月十二斛
佐史月八斛凡諸受奉錢穀各半

案此建武二十六年增奉後之額其千石以上
減于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比舊秩為增世祖之
為臣下養廉計法至良
也故東漢每多廉吏云

千石以上

